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光允斌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裏杭州陸　偲畏皐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亢孫由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三第十六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湨古闃反軹之

氏反○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閔無異事卽上諸侯大夫可知○〔林〕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林〕執以歸始此○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林〕鄭非主兵也則曷爲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

此叙平公初政為平陰之役起本〇以溴梁之盟爲主故以盟詞作結其補叙執邾莒爲盟高厚作陪而前曰以我故後曰諸侯有异志始于爲人卒于爲已由問且曰通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蓋晉悼一生服鄭平公則大半以齊爲事也又霸業一轉關處　文作兩半讀上半叙溴梁之會下半叙大夫之盟一則帶入執邾莒事一則補出盟高厚事皆以簡鍊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

是故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而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而書會鄭誠慎于所主云爾〇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〇大雩無傳書過〇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〇平公悼公子彪〇彪彼虯反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也虞丘書爲乘馬御〇代程鄭〇改服脩官〇烝于曲沃〇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

重下牛連點大夫字蓋政在大夫自溴梁始乃作傳之微旨也

為傳四句在平月警守而下在臨睛將修官二字承上轉下以我故為私也且曰通使為公也將執邾莒夾在中間作上下樞紐此左氏慣用之法

飲酒賦詩都以詳見妙此又以不詳見妙必類不類簡括有味

兩使諸大夫對寫上猶屬之晉侯下直出自荀偃緊接於是大夫盟大夫之張不待言而見矣

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 順河東行故曰下 〇叙〇法〇整〇鍊 命歸侵田 諸侯相侵取之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 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〇比音毗 且曰通齊楚之使 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 其〇歌〇周〇南〇之〇六〇篇耶 齊有二心故 ●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曰齊有二心劉炫云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同字應弃字不庭應不類盟辭不上一語獨㸃此句作者單爲自巳文字章法計耳餘不恤也

此篇本叙伐許事因經不書會荀偃而書會鄭伯故前後叙事都筆筆寫出明係荀偃主兵以見爲夷而書會鄭伯之出于聖心獨斷杜序所謂依經以辨理也但其用筆㝡爲錯綜斷續㲻復妳見其佳

晉人歸諸侯此下當有以諸侯之師伐許語文只半句縮住留于下文旁筆寫足左氏慣以此種筆法見斷續之妙

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爲鄭伯之夷于

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雖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于會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于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

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等耳註似欠明

將伐許庚寅伐許復伐許凡三處提掇作章法

徼海陘則齊進退維谷故去也乃目為之名其果成人之美耶

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而林丈林二反一音直斬反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不告 復伐許而還 許未還故

秋齊侯圍郕 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 孟孺子速徼之 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速本亦作遬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隘道

此節以急字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而齊晉始貳令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及語語着急連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筆筆傳遑迫之神

穆叔着急晉人亦便十分放懈不得只得勉強說個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鳩要是聊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鳩恤更閱一年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似急實緩傳神尤在無字句處

兩賦詩牆項引領西望等語兩敢字明

〇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 新伐許及楚 不然不敢忘 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 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及此憂〇林 及此無止居之禍 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鴻鴈

處渾說晉人

語氣懈

甚

恰對以寡君一似反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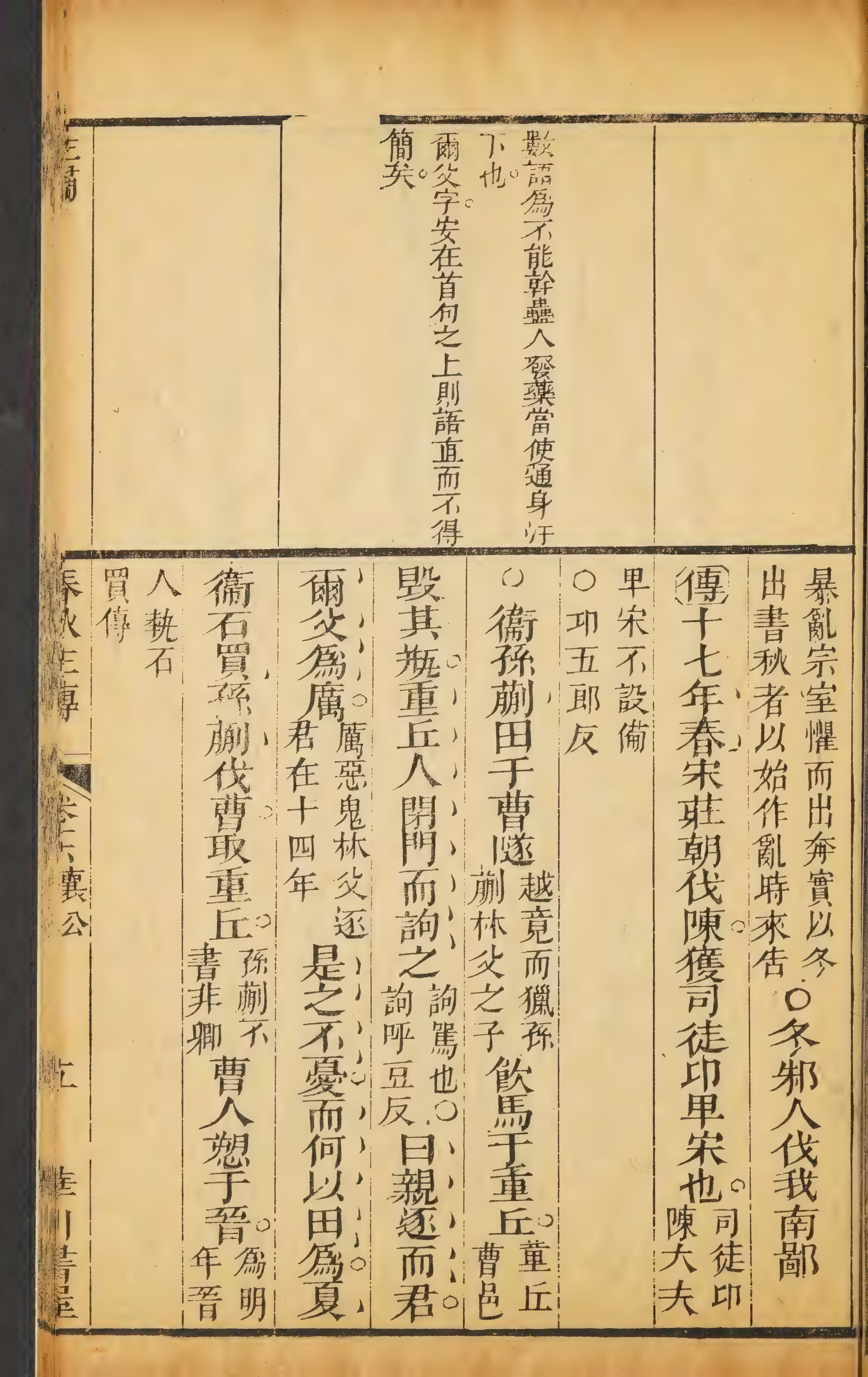
急

左繡

頂不敢忘前奇後偶章法一片也

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因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鳩集也○林堯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鴈卒章所云乎

經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林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弁縣東南有桃虛○林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九月大雩 無傳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數語爲不能幹蠱人發藥當使通身汗下也。
爾父字安在首句之上則語直而不得簡矣。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 ○卬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 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 重丘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 詬罵也○詬呼豆反 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孫蒯不書非卿 曹人愬于晉 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此等皆為平陰之戰起本也以首句為主下兩段分承圍者既失獲者又死以不得志而來仍不得志而去也此等伏應所謂以神不以形

不遺師功防而獨逆紇不重地而重人也紇何忍復以防要君乎

當時士氣之正如此後世且以刑臣之唁為榮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可○見○去○以○為○名○之○僞○也○ 前年圍成辟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邑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郰叔紇臧疇臧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 齊師去之 四字亦中間轉 失臧紇故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楔法 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使無自殺 ○謝無死只一筆兩意亦用倒承法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

敘華臣出奔事却寫一陰助而陽惡之左師心術不測舉動乖張煞是可怪蓋自歃兵盟後竟成一花面脚色而此處蚤見一班也華臣不逐于左師而逐于國人之逐瘈狗人固功人狗亦功狗相映處使讀者亦爲之不堪是一則嬉笑文字

故謂之刑臣○栰音戈〔林〕栰小木也椽屬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 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 後屋後○鈹普皮反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幽吳妻也 曰畀余而大璧 是賊人語 畀與也 兩語足以定其辜矣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掩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耳盜鈴　爲逐狗作引妙

惡之○林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馬捶助御轡焉不欲與華臣相見○正義曰必爲短策私助御者不使人知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居世反一音制狂犬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令九月收斂時○收一音手又反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　邑中

瑣事寫來極生動只是善于摹神前三寫賊後兩寫瘈狗所謂賊喫狗咬也絕倒

子罕不是爲分謗單從君國起見其行築也全示之以大分其語或也全告之以大體不但靖吾民并以諷吾君側隱之思而動其朽索六馬之懼也而一面安頓皇父一面正是愧皇父而教之若僅作分謗讀失其旨矣

前半敘中側敘後仍就子罕語雙抱作收尤首尾結構之自然者

晳字黔字并不言其狀而曰其色而其人宛然與嘲華元更爲輕儁愈出愈奇

唐錫周曰鍾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未若髯之逸羣絕倫也蓋徑以髯呼之此親昵之辭俗人添一字曰髯公良由不識古人語妙耳

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見身說法得妙 子罕聞之親執扑 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脩闔扇鄭註用木曰闔竹葦曰扇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役事也 此落衣正所爲見聖德詩而不悅也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傳善子罕分謗○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 晏嬰父也 晏嬰麤縗斬 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 苴絰帶杖菅屨 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菅古顏反 食鬻居

一難一解其應如響不辨已之是禮但
言已之非太夫晏子長于滑稽此固其
本色

倚廬寢苦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 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由苦對苦
惟二反王儉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時之所行士 夏枕由冬枕草 及大夫縗服
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 曰唯卿爲大夫 晏子惡
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直已以
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林〕諸侯之制降於天
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
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補正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丙午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 ○冬十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秫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子午師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𠒎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左繡

此文當連十九年還自沂上篇讀戴頭出目前後相映以有事于齊起末卒事于齊止一綫叶應章法方見首尾但既有楚子伐鄭事隔斷則此處仍自成一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感夢沈玉會濟門防直至齊遁截下半從從師俘獲坡險觀兵直至走棠截都是極寫中行發狠滅此朝食光景所以透發末交東方可逞之說而即為下篇末卒齊事作反跌之筆章法固目完也末二語特作一不了之局若回應通篇則為其志未衰若吸動下篇則為其氣已竭以不了語作束上落下法固左氏之更出一奇者耳

看來前半齊侯以子家之告而遁後半齊侯以郭榮之言而止作者固以上半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弒者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 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皐巫名也夢井見之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命云叙此見肯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偃出師之肯 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林)主大夫之稱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 雙玉曰瑴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彪將率諸

寫本題下半起下篇構局最整齊明晝也。上半又分數節首節獻子許諾寫因夢而伐齊其志決次節沈玉而濟寫禱河而伐齊其氣銳三節寫晉以莒魯懼齊而負固不守爲荀偃得意之極下半亦分數節塞道而縛俘獲不過敵寡自開攻險觀兵踴躍亦屬一時游戲未節扣馬乃止寫晉以遠略恐齊而使佩韋露爲荀偃失意之極末贅二語作拖尾所謂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也輕颭一筆渡下真游絲之媿晴空矣

又看起至沈玉而濟乃一篇之首末二句乃一篇之尾會于魯濟同伐齊又作一頓而下文另分兩截三對塹平陰與入平陰對皆以夙沙衞爲眼目一是弗

侯以討焉 ○虒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補曾臣猶末臣○正義曰曾祖曾孫曾爲重義諸侯於天子無所可重曰曾臣者謙卑之意耳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 荀偃有功無作神羞 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 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

禱提亦欲借以解免耳一案也

自己死說兩遍不了唯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沈音鴆或如字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 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

已發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伏後攻

夙沙衞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險

險謂防門不足爲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左繡

聽守險而宣子之間得行一是代殿國師而州綽之追得及登山望師與遂歸攻險對皆詳寫伐齊正面一是陰謀秘計却用虛筆點化二是素厲客氣却用實筆鋪排齊師夜遁與將走郵棠對一是齊既遁而晉人咸喜一是晉將退而齊人先覺都是結應東方可退一筆文字而一正結一反結如此讀庄段亦自明整大抵左傳反復皆有妙填可尋不比一丘一壑登涉即遍耳

齊侯望師一段乃上半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攻險一段乃下半篇精神團聚處登山一層襲用鄭戰文法夜遁一層襲用鄢陵文伐伐萩數闔一層襲用偪陽文法合三篇之妙于一篇之中郎得不分外出色也

告析文子 析文子齊大夫子家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先透一筆便見晚歸不但畏敵晉 象不能久突接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斥候也疏建旆以為陳示衆也 三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偽以衣服為人形也 斥音尺一昌夜反 愈出愈奇 四 輿曳柴而從之 以揚塵 建旆以先驅 齊侯見之畏其

晉師之衆從齊侯望出齊師之遁又從晉人寫出而斥險踸陳右偽曳柴以兩使字作領參差中有整齊前後兩節聲字有字分說在句中中一節有字聲字併說稱兩頭整齊中有參差小小片段極變極勻

衆也乃脫歸 脫不張旗幟 ○嘗○自○遠○而○近○自○微○而○顯○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命○之○揣○米○虛 三○段○告○侯○者○詞○

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烏烏得空營故樂也 邢伯告中行伯 頭兩中行伯在中間此文以有偶為上也

邢伯晉大夫邢侯 曰有班馬之聲 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林)作離別聲也 也中行伯獻子

○結上○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轉下之筆○段段用提挈之筆○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此衛所欲守險○下文別云攻險此恐非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奄人殿師故以為辱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攻險整三層散四層敘事花簇然細玩覺與偪陽篇兩般氣色彼處精彩此處大目彼處踴躍此處飽强總為未卒圍十齊作引於郭榮口中說破筆墨之神真與事情意况相副此之謂化工肖物耳　登山段先散後整攻險段先整後敗兩兩相對無不變者熟乎順逆之法也

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　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　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

（承上起下之筆）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　同　甲城守者）

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三軍並言此處點出敘法又變）

（此處方是圍齊正文也杜於塹防門註圍齊誤）

（以兩克陪一弗克遞入下段亦是上勢下文）

萩也櫄也竹木也類敘有情以戈殺犬以枚數闔對敘有致皆着意點綴處

俞寧世曰溴梁之盟高厚逃歸繼又伐晉叔孫告難荀偃辭之不得適有巫夢自知必死乃以伐齊塞責是時晉悼已薨六卿漸惰固未嘗必欲勝齊滅齊也齊侯聞有晉師即爾氣餒故晉師恐愒

秦周曾大夫趙武及之其伐萩也 雍門齊城門○萩音秋說文蕭也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閒暇 在門牢上汶字林 孟莊子斬其櫄以為公琴 莊子孺子速也櫄木名○櫄勑倫相倫二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 丁。此等皆強打精神所謂咯也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林申池齊南城西門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齊西門 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 齊侯駕將走郵棠 郵棠齊邑 大子與郭榮扣馬 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音口 曰

以動齊齊侯畏懼而逃晉至于圍城之時齊侯已將出奔而晉乃略其旁邑而去可知晉原不能逐齊齊人自退耳故略字斷定晉侯無勇斷定齊侯篇中叙晉師只寫得略字叙齊侯只寫得無勇字至于逼者逼追者追攻者攻焚者焚繪畫留情歷歷如見此又左氏長技無容贅矣也

此篇為鄭殺子孔起本起手一行罪案已定篇中前許伐鄭之謀後叙伐鄭之事總見楚師此來並非料敵制勝鼓舞從事而子孔既起楚師于前又不會楚師于後首鼠兩端進退無據而兵在其頸矣末段却將晉人另論楚師作結正見楚德不足以固鄭而子孔畔晉但知從欲不知謀國之失算為已甚也此等

彼他冦規破底裡矣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

同視恍至而濟眞強弩之末

用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凡說雨喬都託之人言又

收應眞非尋行數墨所得夢見者矣。諸侯方睦于晉只一筆頭見此晉之非。祖華云此是主意却不說完妙

上叙謀下叙事此一行乃通篇轉棙處。以中間提掇之筆作應上呼下之筆也

叙伐鄭事詳寫其遲回信宿皆因子孔守

只說自巳以諷動子庚俞云一派飾詞純爲貪傾自耳正照

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巳不肯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徐云句有俯仰之致

兩社稷相對懷安對上自逸可不可對主師○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不出此是○折作兩層應法

○此治兵只是遷延之意

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而保

○此子孔之所以生也

○掩耳盜鈴絕倒

照題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不會故遷延而退也甚兩多凍照上懷
安等收應甚脉 兩次兩侵一反一還
三至于信于涉于都用于上搭下對叙
叙法之整散兼行者

不見主人翁絕到此來只似爲賞兩耳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絕
妙結法不豈二字正應競字晉不害害
在子孔矣

陽翟縣北鄭地有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皋縣東入汴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純如字一音市荀反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滍音雉甚雨及之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

路故叙此處忽

用對句文有收束

不可則退也

寫出兩勢

詩寫楚師無功處上起下

有從註此南北只地利上說

徐揚貢曰此與評師夜遁相似然前作過渡此作結束位置不同而語更深渾。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子庚只申不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此評最得左氏留虛步法

音徵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徵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 多死聲 〈林〉多肅殺之聲○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 不時謂觸歲月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丁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傳無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漷好虢反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林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此篇乃平陰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接盟。則文見不成其爲伐

齊也以齊伐我故伐齊今無加于齊而第執一助齊伐我者回視洸玉門防一團銳氣竟成虎頭蛇尾只起手一兩筆便將全文一一關照乍讀之又全不見得故妙絕也

兩撫之猶覗乃與兩兩相對中以欒盈語作轉楔末以士匄語作收掉叙議兼行剪裁勻整

督揚即祝柯也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俞云此○武仲所謂借○人之力者也再襯○）遂次于泗上（十七年伐魯在）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于魯則可爲孝事者）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矣）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過魯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晉戰還之賜雖無先輅（頗稱得○意此逆訣法）（此朱）○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緣係○穀所得多矣）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夢莫公反

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無乃傷于鬼戈○干）癉疽惡創○癉丁但反又音旦瘍音羊創初良反林瘍疽屬在頭曰瘍○說文癉勞病也○濟河及著雍

在譚之言明于理而昧于文者也左氏不過借此收拾前文夢訟禱河兩項合首尾相照應耳若謂非有所知直是與全文章法無涉矣此亦淺之乎左氏者也。

唐錫周曰濟河直應前濟河二字。無敢復濟之言驗矣一個誓河者方卒一個復以河誓激射妙絕方信前下濟河二字有意。

病目出 、怒目。視君目中無君皆得此病　○同憶執令名僞 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 上句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 胜之眞羞而見人矣 甥可 其毋鄭女○著張慮直慮二反 二月甲寅卒 ○目○出○致○ 而視不可含 目開口噤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稱主 ○大夫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 懷子欒盈 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嗣續也○桓譚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 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目恨以私待人 ○爲懷子之言故也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不書

此二節連讀上節極寫季武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忘却本來面目作器銘功眞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兩對看季武淸夜自思當亦啞然而笑矣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今字遙說而相對也前

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〇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晉且自功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亦知功晉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〇膏雨如字常膏古報反請問

〇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何從得之只一起句已見陽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左繡

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煞而前用三排後用四疊章法相配前整後散意足而味濃

李武若爲巳銘無關輕重猶之可也今曰銘魯功則得失皆國受之矣文說三項先泛論逕天子說次切論循平說諸侯大夫次申說并略去稱伐單論計功而極言借力救死之可耻末更轉到昭所獲以怒之之必亡非惟不必銘亦不敢銘矣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煞後用作轉乃照應參差入妙處

凡文字前散後整者易好前整後散者難工大抵整用輕筆散用重筆令散處

銘德不銘功●補正郤氏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 諸侯言時計功 時動有功則可銘也 大夫稱伐 銘其功伐之勞 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夫故●正義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巳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得稱勞伐耳若稱伐則大夫之例于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 計功則借人也 借晉力也○借始音情亦反 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 間之 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 三 四 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直詰之 二 小國幸於大國 國爲幸 以勝大 此是主句 三 而昭所獲

曲折濃厚于整處則讀者精神轉增矣此篇是也

前半原叙後半正叙原叙中間夾議正叙中間夾斷章法蓋相準

前從嬖戎屬牙說到東太子光後從徵逆光說到殺戎執牙亦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四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爲城西郛 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 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鬷子公反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補正曰房玄齡管子註諸子內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姒解作庶公子皆誤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屬託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 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嫡之常 間諸侯難 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 謂光已有諸侯之尊 而以難犯不

雙承只一順一逆法

前平後串應法圓甚

齊靈一番廢立愛戎牙適以害戎牙循可言也假手于崔杼以市廢立之恩而釀淫昏之禍不可言也

叙事從二姬說入于戎子用重筆故此處獨用斷語

殺戎執牙作兩番處分即以分應前半此自然之結構也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例○句○簡妙○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杼微服迎大子光也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隨叙尸諸朝非禮也隨斷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隨議隨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叙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突起得妙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云云拖帶得妙月日都用虛字作穿似此叙法絕去呆板之病左氏真開後人無限法門　此法前已屢用此處尤爲一氣呵成。

以其傳牙也前戎子猶云光殺此則竟云杼殺巳怙寵而擅權撫楹之堅氷見矣。

此篇是揷叙法首尾是正傳中一段乃旁傳也提一專字應一專字本文巳了

〇於四月丁未（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地名〇甚新雅〇）

〇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〇灑色買所綺二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〇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

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〇對〇句〇括〇叙〇簡〇）

下特爲子華子良之甲作註脚看他轉轉灣灣清清楚楚絕有筆法于正傳却寫得簡徑于旁傳却寫得詳細非輕主而重賓也出色寫陪賓正是出色寫主人看司徒孔實相云云便見子孔不惟害其身併以累其族而專之爲禍烈矣此從主擴賓即從賓見主之法不解此秘鮮有不流于喧奪者耳

分一遍合一遍又分一遍又合一遍前合用雙句後合用單句前合從賓合主後合從主合賓而總之前三層都歸結在後一層也須看其極詳中仍有極簡之妙在

唐錫周曰此証專欲難成也故首句便下一專字結處叙子展當國見當國一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索讀結句又以西宮之難爲主）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名楚師至純門）（實入此二入下生許之）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兩相親爲三室如一先作親筆）（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無往不專）（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林司徒孔即子孔）三室如

伍如同傳舍不能久據也敘子西聽政于產爲卿見死灰復然十年前事如同一夢也子孔費盡心機畢竟難逃顯戮能殺其父于生前不能禁其子從政于身後死而有知不亦悔不可追也哉凡事類然胡可勝嘆

散中必得整句敘事方有片段

一心○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連寫三句特與專字反映唐云子展句○直照子孔當國子西子產句直照殺子駟子國句○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帶結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報反名也一戶刀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此句當在聞師上乃倒何也○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醢衛于軍○

三節爲一篇首尾兩城正相對也兩懼字一在城下一在城上尤見照應順逆轉換之妙

只兩語而字字對宛水法也

何不擊鐘以走之

○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說見文十三年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林言齊猶未服于晉魯不可以不懼知所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林衛大夫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蹷求月居月居衛三反●正義曰蹷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拔也

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汙音紆○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前年督揚盟大毋侵小莒數伐魯而因此盟以平是魯小于莒矣甚矣魯之弱也

此是兩人合傳體。凡叙兩層斷一層第一層正叙其事用雙起第二層補叙一推其志一述其言本可連寫却將解經作斷橫插于中遂成遥對章法此于整齊中故作參差否則叙與斷處處板寫到底成何結構耶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旣盟而又伐之非

帶議帶叙法。最簡捷。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 皆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與兄同謀故

伏不同欲之字。將蔡當一活物看。奇。

帶叙不重。偏以兩出奔楚對盤。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 伏非其罪 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之晉。

兩分得此便串為一

【林】蔡司馬即

兩頭叙中間斷此法自克段篇後不一而足然只是一事一斷小作間隔此篇獨以兩事分對兩頭而以兩書法安在中間作承上起下樞紐尋常佈置不謂于此更出一奇

公子燮楚人以爲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公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林】與蔡人不相能也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

此節只寫一武子報聘復命事而去有享有賦詩歸亦有享有賦詩須寫得變換爲妙然變換大約都在後半此偏于前半先用拗曲之筆蹊徑一新讀至下文自然水到渠成矣

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敘享變調避下公享之句也 段共公子子石也 逆以人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此不可云七章八章又不可云卒二章乃曰七章以卒變調可法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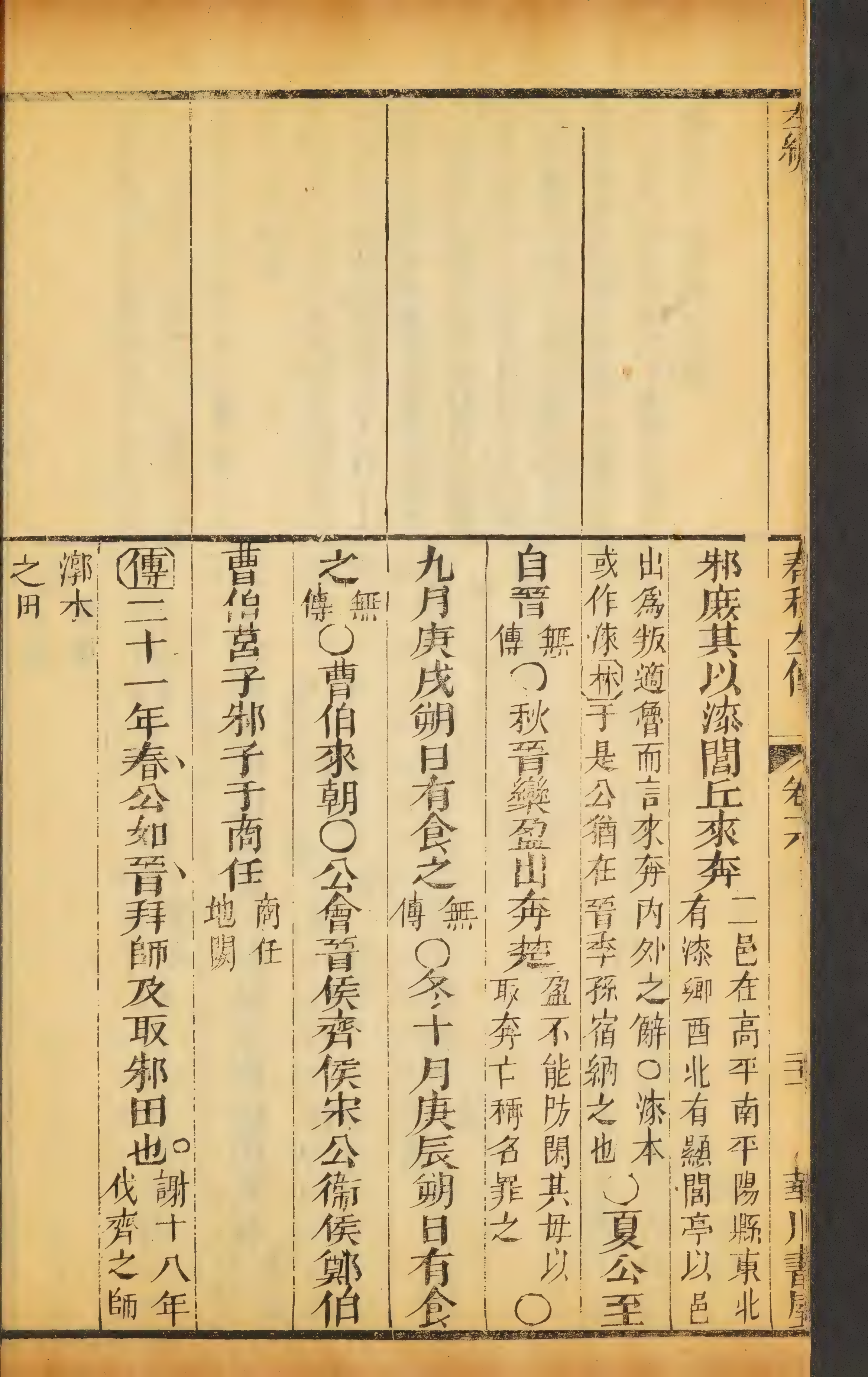
宛轉床褥字字哀鳴想到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着着不堪回首此文便爲千載造惡到盡頭時寫一供狀使人讀之又可笑又可憐也。

唐錫周曰衛主恣爲非禮絶無顧忌及至將死平昔伎倆分毫都用不着心上便有兩種極苦惱處勝似殺勝似剮也。一是想起國家有史官要替他立傳書名表揚萬世一是認煞死後有鬼神要與他通盤打算不知如何發落此兩種苦惱都是無處躲閃者憂之則無益悔之則已遲而甯殖眞態畢露矣甯殖此時如是如是 妙批暢快之極。

也。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 悼子甯喜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庸云偏是親口說出如華鏡毫前自首 林 逐衛獻公在十四年 君入則掩之 句亦承上起下掩惡名 君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餒餓也 悼子許諸 考敘猶爲辛免 惠子遂卒 衛侯歸傳爲二十六年

經 己丙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林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按杜註孔子卒下云二十二年生他書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生年甚是 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本或作漆[林]于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

此絕妙辯駁文字極痛快又極風趣理明辭達在左氏另一種鬆爽筆墨

按此勢五二柱以下層層分項先虛說一遍然後再用實說虛說則兩意雙承實說則先說不能後說不可總以一順一側往復回環爲章法　又不能就勢上說不可就理上說從勢轉到理則道理更進一層文亦更緊一步此五局命意之精也

只一詰字分出不可不能兩樣卻一順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八●正義曰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卽位二年已合太子公衡賈逵則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卽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耶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在○也處○作○當○時○解○此○處○五○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作○而○是節已起不可○不○能○兩○患矣○也詰治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唐○云○破○四○封○字○盜國中○吾謂○敢○司○寇○字○上○三○句○外○與○五○句對○此○三○句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左繡

一例包詰字在中句法圓密至此突然竅入下文層層解釋方知奇談而有至理眞妙筆

妙在季孫亦緊接不可不能先作驚雖便介臧孫答語一反一復持矛刺盾愈覺毿快煞人

若大盜禮焉以下。猶說得妙。數說得妙

上之所爲一段反反復復明快無比。喉咽格格不吐者執此自如吮毫而出也。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與箴剳。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居云偏要詳寫爲逗出下其次阜牧輿馬。賓字也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謂阜輿隸僚僕臺圉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字法新警原應不能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新語俞云壹字是骨徵也。徵驗也。洒酉禮反林洗濯其利欲之私心專壹以待乎人其法皆一度於信前後所行皆可明驗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一反分出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看主之眉此段分出反正兩對皆相配處

文亦前整後散格引書辭勢不殺。故以此重叠之筆。令通體相配耳

歸重信壹作結。乃夫子荀子不欲宗旨。○陳南園曰起處雙竪聳翠。中間逐層環抱。引書作結。遙遙而弛來。得突尤去得安閒。

唐錫周曰高談雄辨驚四筵。○俞寧世曰即季康患盜一節書旨而出之以跌宕儁快。○士會相晉接句云于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庶其來奔接句云于是魯多盜。皆左氏着意下筆處。

誤○得○爲○並○正○殤○讀○謨○　○○命○原○行○下　○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茲使可施之於此●今大禹謨 俞云六茲字總一下 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 壹字 顧已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 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 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 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 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林誠信之道由已專壹而後念功則功可成 一○結○直○刺○季武子心事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 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病者妝得極像。醫者看得極眞。妙在兩邊都用簡鍊之筆。若後世稱官家。不知添幾許俳優矣。三句都以而字一轉。為章法

此傳欒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扱是正傳。中兩段是揷叙。乃寄傳也。就正傳論百

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 國不可為也。而貴臣强 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不受暑 重繭衣裘。不傷寒 鮮食而寢。瘠存 此繭綿衣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只須堅閉下窴悶切 疾言無 乃使子南為令尹。亦明知其詐疾也而聽之矣 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 懷子盈也 范鞅以其

段追叙欒盈出奔之由由于宣子內忌謬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爲寃獄故末段以王評尤而效之作斷結筆墨極隱顯互用之妙就寄傳論先以一段一四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承而後以一筆總結繳合正傳然于祁大夫口中着子欲善語于叔向每口中着國多大寵語一是明諷一是暗刺都着眼宣子此從賓見主一定之法而用筆尤深細不露此又一絕妙合傳文字章法最整而完也

欒祁以母想于必以乃弟作証故先着以其亡也怨欒氏一筆爲寵報同官作張本而實以宣子爲主故欒祁口口范氏專政而結穴在懼告于主范鞅爲徵

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彊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林〕十六年士鞅欒盈同爲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能如字 徐乃代反 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 范氏甥後祁姓○〔林〕老欒氏家臣 幾亡室矣 言亂甚 事葛○得推書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 重 總提 輕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 鞅而反與鞅寵位 一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 而鞅專其權勢 二 吾父死而益富。三 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四 言宣子專政盈 欲以死作難 總束 其

左繡

用輕筆宣子信之用重筆膚主詳略有多少手法在

以毋憩子何以取信看他口口吾父便見彼知有父吾豈無父者即用代字訣併傳不言之祕是何等描寫　好施多士遠爲觴曲沃伏所亦已透趂中兩段矣無一閒筆

殺十人即所謂士多歸之者也獨囚三人宜子亦原有分寸在　十三人只叙兩人又恰好是嫡親弟兄羞與正傳毋子甥舅相映成章也末段拆牽引祖孫父子結搆故自緜密

前寧世曰多士是欒氏亡族之本問多上何以亡族曰咎在好施好則苟且無行之徒聚而忠直踈矣觀後篇州綽邢蒯等皆勇力之夫誘主于邪以亡其族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好兄弟各有心病也）（諗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文各有心病）懷子爲下卿佐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張慮二反）秋欒盈出奔楚（可見晉逐欒盈全是范宣爲政）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用順藤）（譏其受囚而不能去）（林）離麗也●補正譏其不能保身（此節爲下文作引只用畧筆）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

者叔虎其一也若至叔向不請樂鮒不謝祁奚孤特獨立者其肯入欒氏之黨乎然則懷子之士皆烏合之衆如田文陳豨類當時雖無欒祁之譖欒氏未必不爲亂特范氏不當聽譖以報怨耳追祁奚一言宣子卽悦其胸中渟滀原明文叙范氏在公私之間叙欒氏在順逆之介獨表祁奚叔向一段有精神有氣色見欒氏親小人而遠君子范氏因有罪而及無辜其失皆見末段欒盈告周叙其祖父功罪見存亡各有所自是又左氏借勢以作結構之妙也

叔向一段自作一篇結構分兩半讀上半都用輕筆下半全用重筆重筆固佳其輕筆乃尤妙也

叔向兩引詩不用詮釋只以知也覺者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突加一筆奇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大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

得輕妙若要寘說如何不能則鈍置矣

對問人只囫圇說對室老方詳細說亦行文頓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折之妙也林言祁大夫之舉賢外不弃解狐之讐內不失祁午之親其獨肯遺弃于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

左繡

也借作一點絕不費辭而神理欲活最是引詩妙境其餘如必祁大夫祁大夫所不能也其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有焉都是一色調法所謂輕筆也

上半兩引詩都作煞脚語下半便開口兩引詩書以配之上分下合上尾下首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徵往行十世宥之既抉進一步多殺何爲又推本一層層層解釋不遺餘力乃所謂重筆也　輕筆自成片段重筆自成一片段前輕後重又共成一片段如璋如圭分合皆至寶矣

上下夾縫中卽以欒王鮒作轉棙有一章轉渡之妙　上半以兩詩曰爲呼應下半以兩棄社稷爲呼應而弗應不拜不見而歸不告而朝又合上下爲呼應

天下（與前知也筆謂相應）覺較然正直順之　夫子覺者也　○較音角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以譽爲毀口角輕巧宛然）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於是祁奚老矣　老去公　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夏書胤征文（雙承必用倒換）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　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字折一句提句）（對十）今壹不免其身（字對世字）壹以弟故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一句文字）鯀殛而禹興　言不

皆所謂如璋如圭者

祁大夫引詩書重兩保字與下一不免兩免字相照引古作証以兩賓陪一主一句遞說一句單說一句對說筆筆變換有法

叔向之母與欒盈之母薰猶天淵此亦閒中相映處

敘叔向詳敘叔虎略人有美惡而文之變化因之亦立言之體也

向母語奇談而有至理後世妬婦其亦有此等大論頭否一笑

以殺罪廢其子（一句君）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方說兄弟）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宕漾）（東應）（分明談其言）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私意用事也）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結後半段）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并結前半段蓋與弗）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應不拜相映也）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叔虎用倒原）（與其人皆咎叔向相對）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其欒祁僂子之謂矣）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

左繡

妬字當屬下句單以龍蛇為禍故不使也若屬上句則概及生平看壞子賢毋矣

末段遥接出奔楚欒盈一篇之主固應詳叙一二然盈之罪狀即見于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失亦即見于王語中蓋借此敢拾遺篇不但為欒盈作補傳矣

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與）（多殺何為對）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叔虎并結叔向一句轉合本傳）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前文直至此處喝破）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尊戴天子）（述天子施惠賜之命服）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左氏常有就文結事之法以議爲斷固史家旁見側出之大凡也

補正以守臣爲晉侯引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愚謂依杜註方與前文有情不必拘也尤而效之則杜註尤晉之説欠親切蓋此篇着眼總在范宣子耳

逐層生意亦左氏擅場

謂武子之德在人也

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謂黶思黶之罪惡黶章也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此語遂爲千古忘怨用賢之準。出口輕快。鮒亦可人。往復處亦以順逆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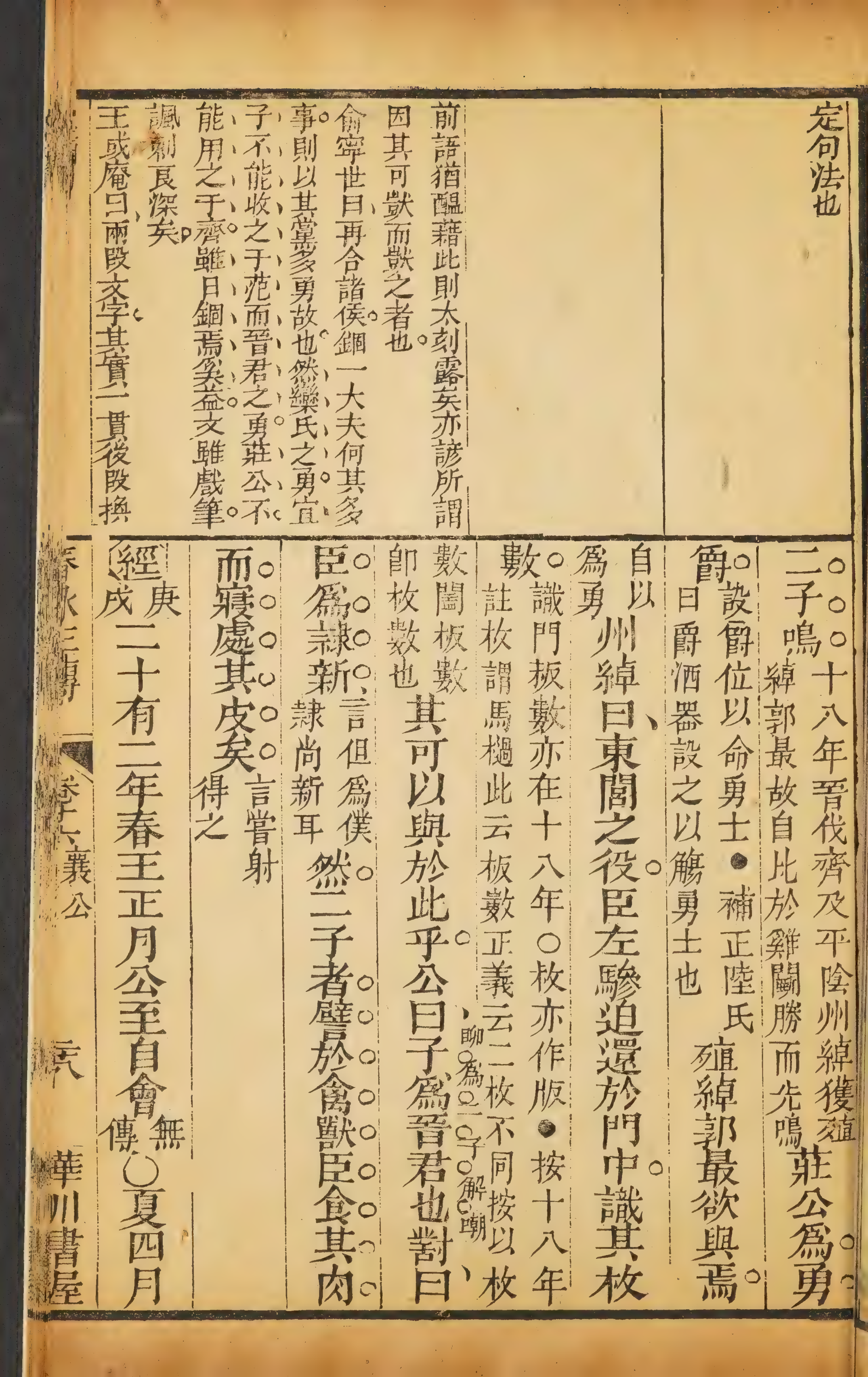
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此點染生情。是一首嬉笑文字。

兩段都以然字一轉。相對作章法。前二子在句末。後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一

而行 政須禮。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衞弒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 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己用 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雄猶勇也 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定句法也

前語猶醞藉此則太刻露矣亦諺所謂因其可歎而歎之者也

俞寧世曰再合諸侯錮一大夫何其多事則以其黨多勇故也然欒氏之勇宜子不能收之于范而晉君之勇莊公不能用之于齊雖日錮焉奚益文雖戲筆諷刺良深矣

王彧庵曰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

二子鳴 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 莊公爲勇爵 設爵位以命勇士●補正陸氏曰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 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爲勇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識門扳數亦在十八年○枚亦作版●按十八年註枚謂馬檛此云板數正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聊爲二字解嘲 數闔板數卽枚數也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 言但爲僕隷尚新耳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嘗射得之

經 庚戌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

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也勇爵雄也故一貫也

上叙事兩御叔接連在句中兩飲酒安在句首尾下叙語兩聖字安在句首尾飲酒兩接連在句中不可使而傲使人亦以兩使字轉換相配此等筆法直以自娛樂云耳豈望世人讀而歎之

孫執升曰從來不經任事之人偏會嘐張說口在牀偃息則嘆行役之爲勞潮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高尚快活御叔魯御邑大夫○御魚呂魚據二反曰焉用聖人怪他來擬酒邪絕倒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罵盡酒徒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山嘯傲則笑簿書之爲拙泄泄聲口古今一轍不知人人縱飮公事將以誰屬穆叔此舉可爲警惰頁箴

此篇合絕秦執訊兩文筆法而成前半詳寫朝楚緣故預爲末段纂爲仇讐伏緣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晴暗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却又不露圭角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

首段從朝晉說到朝楚以楚人猶競句爲眼次段從朝楚說到朝晉以楚亦不競句爲眼其欲從楚也則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說得晉如許大方其欲從晉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臧洒貲矣奈何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周禮無此名●正義曰春秋官名變改●按孔子誅少正卯是魯亦有此官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俞云通篇只對此二字——子產出頭

點年月日處處纔

此當徵

左繡
也則曰謂我臭味何敢差池說得晉如許見愛似此用筆無不達之意無難措之辭三段單敘朝晉却用簡括之筆與上二段詳略各別最是變換妙處若亦用直筆反嫌運局欠靈矣　末我出不朝一層尤見補筆之妙蓋得此乃意到而氣足也
謂我不共是暗代法謂我臭味是明代法猶競句在暗代句之上不競句在明代句之下兩兩相配既參差又整齊左氏大略如此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述〕是年冬楚伐鄭而日申禮蓋飾詞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 晉於是乎有蕭魚 此當徵 之役 在十二年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初佳七何三反池直知徒何二反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上實 上地所有 重之以宗器 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 以受齊盟也 齊回 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朝正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一路散散而來此處忽用對句束住段落絶佳。前半零叙末段總發零叙則用參差總發則用整齊譬遊名山轉一境輙臻一妙也　又零叙前偶後奇總發前奇後

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㚖○休盖飾詞也其實鄭使石㚖告絶于楚 此句乃戲役○蕭魚之變 前用○作綫句此 楚人執之 用作領句 溴梁之明年 溴梁在十六年 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 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酎直又反 ●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註酎醇也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補正傳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日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祭 與執燔焉 助祭 文變○ 閲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閲去聲又如字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 先澶淵二月往○ 朝以聽會期 不朝之閲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偶相準立格以變爲整者兩若字兩其字一反一復對束有力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一放一收敝邑是懼敢忘君命亦一放一收起結又相應成章處處細密也

俞寧世曰孫月峰評此叉敘事調法祖子家告趙宣子又間用呂相絕秦法細玩誠然然此與子家書又有別彼耑辨貳楚二字此耑辨徵朝二字蕭魚以前兼事晉楚晉人來徵宜也其後一意事晉爲朝爲聘爲從無敢不共一不朝而指爲口實則小國懼矣此其針鋒相對處文腴而鍊眞是雙璧

不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俞云言不待徵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名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云口實緊對徵字口實但有其言而已●正義曰但有徵責之言實出于口也服云實譴讓按口實猶諺云話柄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極得夫子宗旨宜其得交于夫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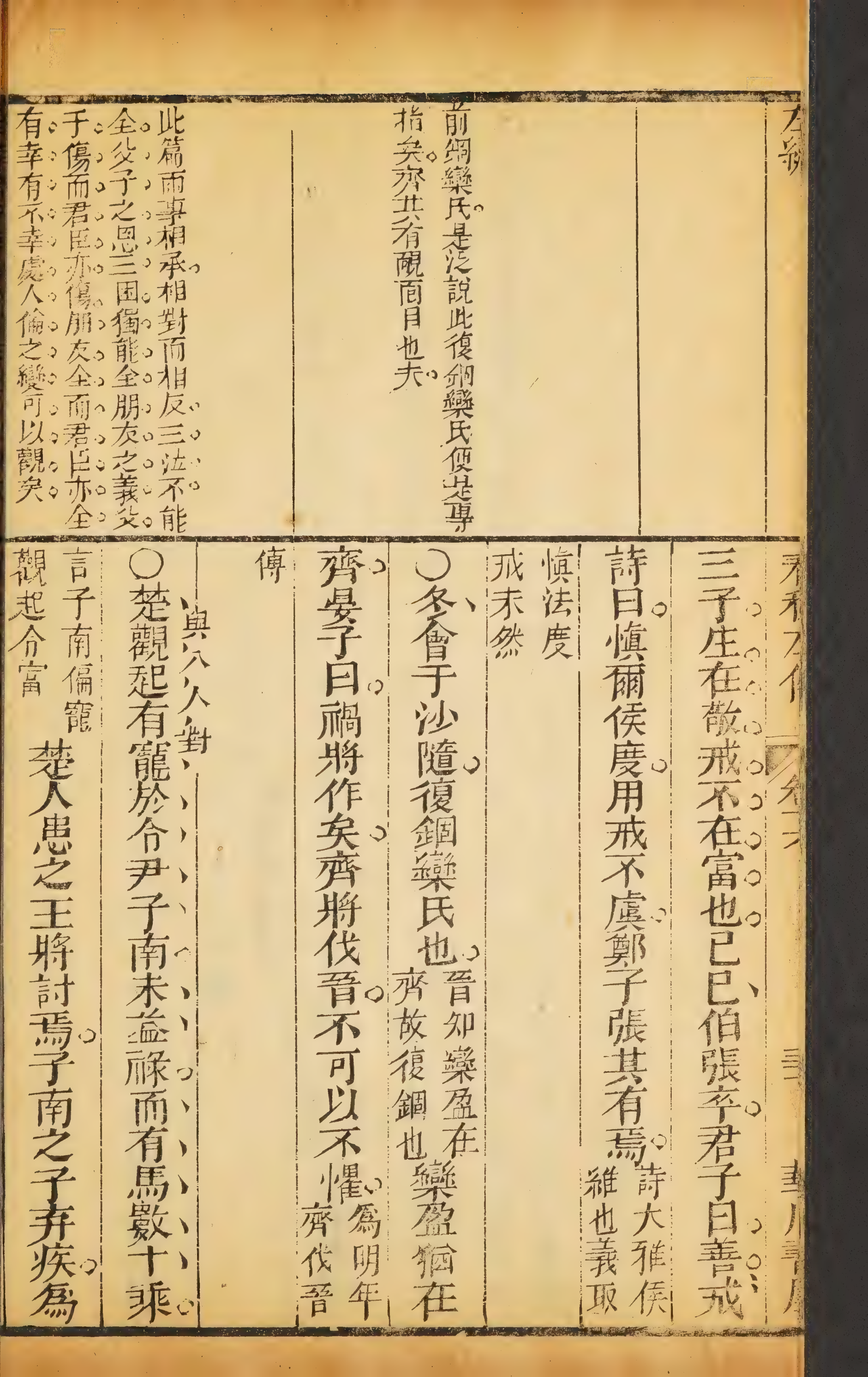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富貴二字大都合說平說此獨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著意在歸邑也敬共二何反輕故君子單斷其善戒文貴二綫如此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注意富字



前錮欒氏是泛說此復錮欒氏便是專指矣齊共有醜面目也夫

此篇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法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国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有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爲明年齊伐晉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與六人對 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

本是子南子馮合傳却一邊純寫弃疾一邊詳寫叔豫寫弃疾似孝而寛愚寫叔豫以言行其正此子南之所以見殺而子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而弃疾不能救諫之罪已明觀子馮而子南不能納諫之失亦見此又以下形上格雖通篇叙而不斷而斷卽存于叙事之中激射絶妙

不實寫兩人如何估侈都只就有寵多馬叙入亦從賓見主法讀至結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弃疾之不得爲叔豫也惜哉

上段議論多于叙事下半叙事多于議論上段用整齊下段用參差相準而立以變而適均也

弃疾兩沓說話只是一個道理前從不

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與他日對）弃疾曰君三泣臣矣（與三日對）敢問誰之罪也（唐云呆語）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洩洩君命罪之重）（此人仁而無術何不痛哭請死而免父之誅乎）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語語呆）（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讐於實是君故讐）

左綉

另轉出不洩所以成父之殺後從不行
轉出不臣所以成已之縊前併說後分
說都以兩意往復成章法者　有以弃
疾之死為當移之諫父者乃後人所以
責李璀看也然玩洩命重刑語則此時
弃疾亦無從脫身見父矣其失乃在令
尹不能頭所知也句內平日能以死爭
庶有望耳噫若叔豫者乃幸而得之于
子馮也已

叔豫一弗應一入一遂歸三番做作跌
出後語方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若容
易出口直付之老生常談耳然非子馮
兩從一見求救甚迫亦安能生死肉骨
相得益彰也哉

謂讎而不敢報　遂縊而死　與末句對看得失相去奚啻天淵　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復使薳子馮

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屈建子木也　有寵於

二句肯

徵叔豫言遂帶下綫鮮食驕乎

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

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　申叔辟薳子　不欲與語　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　薳子就申叔家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

子　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　即術上文比例所謂

殷鑒不遠此特特令傳之旨　極力描寫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如則可不然請止亦以兩意反復何法與前半正相對

通篇敘事中夾用描寫及斷制筆法有描寫則鼓活有斷制則局練眾家要訣盡在此矣

一奪一役厥罪維均而處分輕重懸絕蓋子展志在折强扶弱不嫌偏枯也然前用對敘後用對斷一請舍類一無昭惡雖着語多寡不侔而章法固極整矣

遠子惶懼 意不在御○警語 王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 不然請止 ○止不相知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結子爲足○結叔豫○見王得辭遣之 此人之力而弃疾徒死○亦何裨于子南耶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 游販公孫蠆子 ○販呼板反 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敘事○用對○則簡而斜 舍止其邑 不復行 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 良游販子 大叔販弟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 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計專殺之人所以抑强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

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皐

男 馮張孫近濆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四第十七

經辛亥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 ○(林)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無傳 ○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內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林)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襄晏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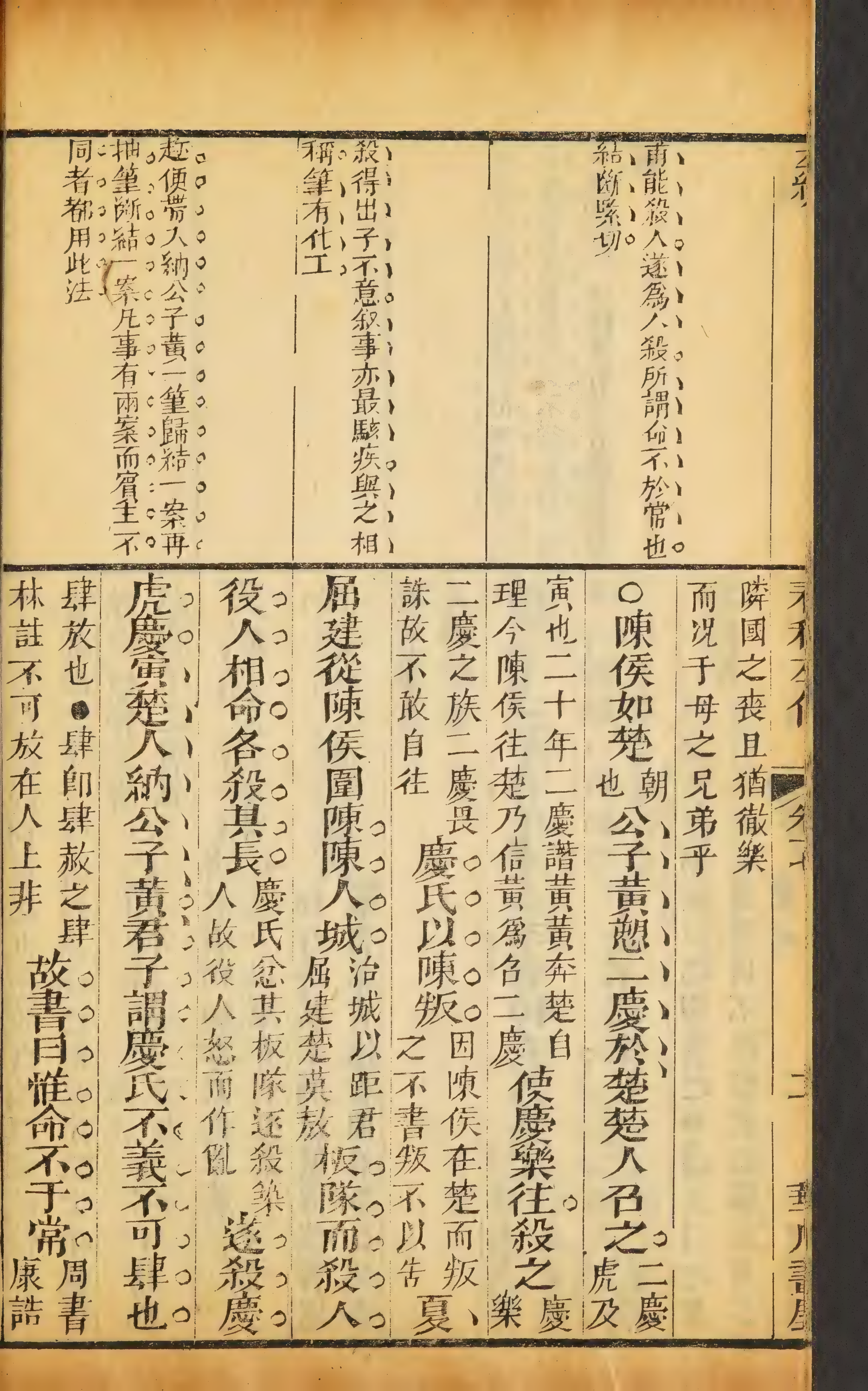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林)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宣其救之之聲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

母喪之而子不徹樂不但無渭陽之情直無寒泉之思矣妙又不從正義作斷却颺開扯一淡語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于是焉始故謹而目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邵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爲不足書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閒有事 ○(林)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姑○弗○ 林以兄弟之禮喪之 禮爲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補正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

○閒○舅氏云頭歌後得妙



甫能殺人遂爲人殺所謂命不於常也結斷緊切

殺得出子不意叙事亦最駭疾與之相稱筆有化工

趂便帶入納公子黄一筆歸結一案再抽筆斷結一案凡事有兩案而賓主不同者都用此法

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黄黄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黄爲名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逐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肆卽肆赦之肆林註不可放在人上非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

此篇以納曲沃始奔曲沃終前後以天字爲眼自分作三段讀

首段叙欒盈入晉事藩載而來帥甲而去夜而見胥而入既有密謀復得人助似可有成而無如其逆天何也蓋胥午一言已定一篇之局矣凡文有先斷後叙者此類是也　及其士伏末段因獻子領中段通篇線索若網在綱

自藩載至伏觴筆筆寫得機密之至自樂作至徧拜筆筆寫得慫慂之至蓋居然一劫敵矣

咀華云此等皆從欒盈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故妙愚謂其神理全在盈出徧拜之接得緊而活也

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可謂得机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巳伏胥午等 藩車之有障蔽者 及其士 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欒盈邑也●補正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按欒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卽以宗邑爲采邑未可知也

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知音智又如字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

次段叙魏氏為欒所因而王鮒强取之
末段叙督戎為欒力臣而斐豹擊殺之
超乘之公鮒傷樂覆而天之所廢終不
能與矣兩段各以初字提頭一樣追叙
照曲沃奔曲沃亦相對作段落合首段
蓋一頭兩脚格　看來兩段以中段為
主故叙議特加精彩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姧挑逗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透二筆下申說獻子魏舒入絳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單句獻子私焉私相親愛私字對後公少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智句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長句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雙句

又字各有片段。如中間申說因魏獻子處。雖插敘五家。却以魏氏為主。故以私焉作提。與之作煞。又排敘用錯綜法。而以兩怨欒氏為眼目。末以一與之賓主相形。成前偶後奇章法。參差中仍自整整有條也。

唐錫周曰。若出他人手、當云或告宣子曰欒氏至矣。接得非不佳。然欲轉到樂王鮒未免另起頭緒。文妙在先嵌入王

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荀罃卒十四年傳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年當十六言十七傳寫誤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 **程鄭嬖於公** 鄭亦荀氏宗●正義曰見其不助欒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與僖十年七輿大夫不同劉炫謂若主公車不應曲附欒氏也按此亦太混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鮒音附走如字一音奏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

四　聯絡　五　另一樣　主賓　五人、許此七人略　法得勢　承上

鮒侍坐然後陡接欒氏行文至此煞有苦心。

此段走固宮是賓故先安頓用輕筆强取魏氏是主故後詳寫用重筆下文趙乘命驅等皆所謂權也寫得字字精勤之極。

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爲民柄●正義曰周禮八柄爵祿予置生爲賞奪廢誅爲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起下亦透一筆下文申說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杞喪亦恰有此機會未人有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恰與濟載相。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一云衰冒絰三者皆墨之映成趣也●正義曰詐爲夫人也經書欒盈入在杞孝公葬後諸侯既葬除服而此猶縗絰者葬杞孝公書會使去之白欒盈入當在其前也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僃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彊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將字尚在

因克亂在權一番議論遂舉裴婦盈亦寫作王鮒後轉肖文字唯恐剪薄不成片段處

一賊字一君字倉卒中正名定分只兩語而便人去就了然

一面如固宮一面逆魏舒一面請驂乘一面遂超乘一面僕請一面之公一面遊階執手一面賂以曲沃寫盡一時情事寫倉皇便極倉皇寫機警便極機警纖悉畢具筆筆化工

王或菴曰凡接處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盡平接順遞固不足言勁即逆接而無從耳接之致亦不足言盡乃逆接中有提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如此傳序樂王鮒斐豹是矣悟此方可言提筆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不令前文落本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帶尚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魏舒盟右撫劍左援帶切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言好若開口當作何等語即逆獻宣子逆諸階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以其人恐不與己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恭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古人丹書遺法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兩懼字亦相對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奏手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

前云藩載及其士又云帥曲沃之甲正不知有多少精兵猛將此處點出三人寫來與摧枯拉朽相似暗暗爲胥午語下註脚也訟女於天借作一點而首尾呼應了然矣寫督戎極詳寫欒魴極略以欒樂爲中權只敘三個人而章法不苟如此

（言不負要日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妙）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無謀）（孫云對叙二）范氏之徒在臺後（句）（有筆力）（公臺之後也）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言如合賊矢逮及君屋女必死之所以督其力戰也林謂已及君屋非）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之族）曰樂免之（免當是勉字之訛）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於天也）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

杜註傳言齊侯廢舊臣任勇力蓋爲見弑張本也作三段讀首段末段叙也中段議也平仲論君文子論臣而以論君爲主恃勇力而伐盟主承上起下爲一篇之大旨恰作中權以攝首尾至首段詳其人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提頭作類叙章法極其整齊蓋又出一格矣

左氏叙戰于將卒番番變換此番只是極寫任勇力三字便覺軍容十分武怒絕妙筆情

之魴欒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此二句是中軍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胠起居反又音脅跳徒彫反○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語語照定後文凡九點君字崔杼口中便爾直露殺機文有事在此而意已在彼者此類是也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晏子陳閒此而不發爲之所亦可怪已

自衞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林閒晉有欒盈之禍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特特批商妙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也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弒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山伐衛引入伐晉由將伐晉轉出遂伐晉段落分明結處掩敘一筆蓋隱隱見勇力之不足恃而盟主之不易伐也以旁筆反照收拾通篇大肯掉尾特奇

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變奇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行戸郎反一如字張武軍于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補正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正義張謂張設築；作之具服云張設旗鼓也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補正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按郫邵當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郫是也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補正水經注云今沁水也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勝音升一申證反●正義東陽之師丁文叔孫豹所帥者

左繡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寫臧孫廢長立幼後半寫臧孫犯門斬關前爲季孫所訪却因愛而得怒後爲孟孫所讎且因惡而得盟文中孟孫惡臧孫二句是一篇之提綱美疢藥石一節是一篇之轉棙名掌惡臣問盟首一段是一篇之結束逐件敘來串如疋練而描寫生動聲情各肖是一首有哭有笑文字

又看此傳臧紇出奔邾事以斬鹿門以出句爲主前敘公鉏之廢孟孫之讎都是先經以始事後敘大蔡之請孟椒之盟都是後經以終義而廢長亦幼着着是智犯門斬關看着是智不足一生敗缺却于自巳口中評論出來亦前案後斷格末以嘆孟椒語作結所謂巧人做事拙入相一經指破悔不可追惜作棹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五起法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紇 陪人不直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也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申豐季氏屬大夫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然子無然亦前後暗罵處 乃止 止不訪 立紇

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 登時得計固自聰明過人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看他做作

爲上 既獻 已獻賓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既獻酒 酒樽既新復絜

澡之 臧孫下 澡音早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迎悼子 及旅而召

尾字字傳爽然自失之神矣

罪狀在犯門斬關病根在廢長立幼而發機在豐點立羯踰綱在閒成甲從至如防請後致防奔齊詞愈巧而情愈窮而干紀之書何所逃乎聰明人做犯拙事作者蓋爲寫生也

起至出爲公宰正寫臧孫病根申豐閔子馬首尾特與臧孫反照蓋兩人皆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也一則與人父言依于慈一則與人子言依于孝臧孫知此何至作不順施不恕目陷干犯門斬關之戾乎

唐錫周曰公鉏出宰結住季氏立悼子季氏安矣然而臧氏危矣

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庚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司季孫失色況有許多不順不恕在一唐云衆賔公鉏一齊失恐公鉏色不從色皆在其中矣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語連臧孫後一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文都照起妙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正義曰無常位也悼子既爲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爲季氏下爲孟孫意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于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食燕之具喜字與上愛字對看下文恐攻臧氏不惟三言成故公鉏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憑空提此二語承上起下絕妙筆法　二語一篇之骨不提于起手而留作轉棙乃又一變調也

苟立羯請讎臧氏立幼以仇立幼不必別尋頭緒絕倒

（虎亦此處蚤有所動也）

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于公）孟孫惡臧孫（二句若倒轉不相善）季孫愛之（便是庸筆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簡括）

子秩之弟孝伯也（點都算之靡云反）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唐云陡入臧氏天然之合）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氏與公鉏）

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自古廢立不出此四字固自當立）若

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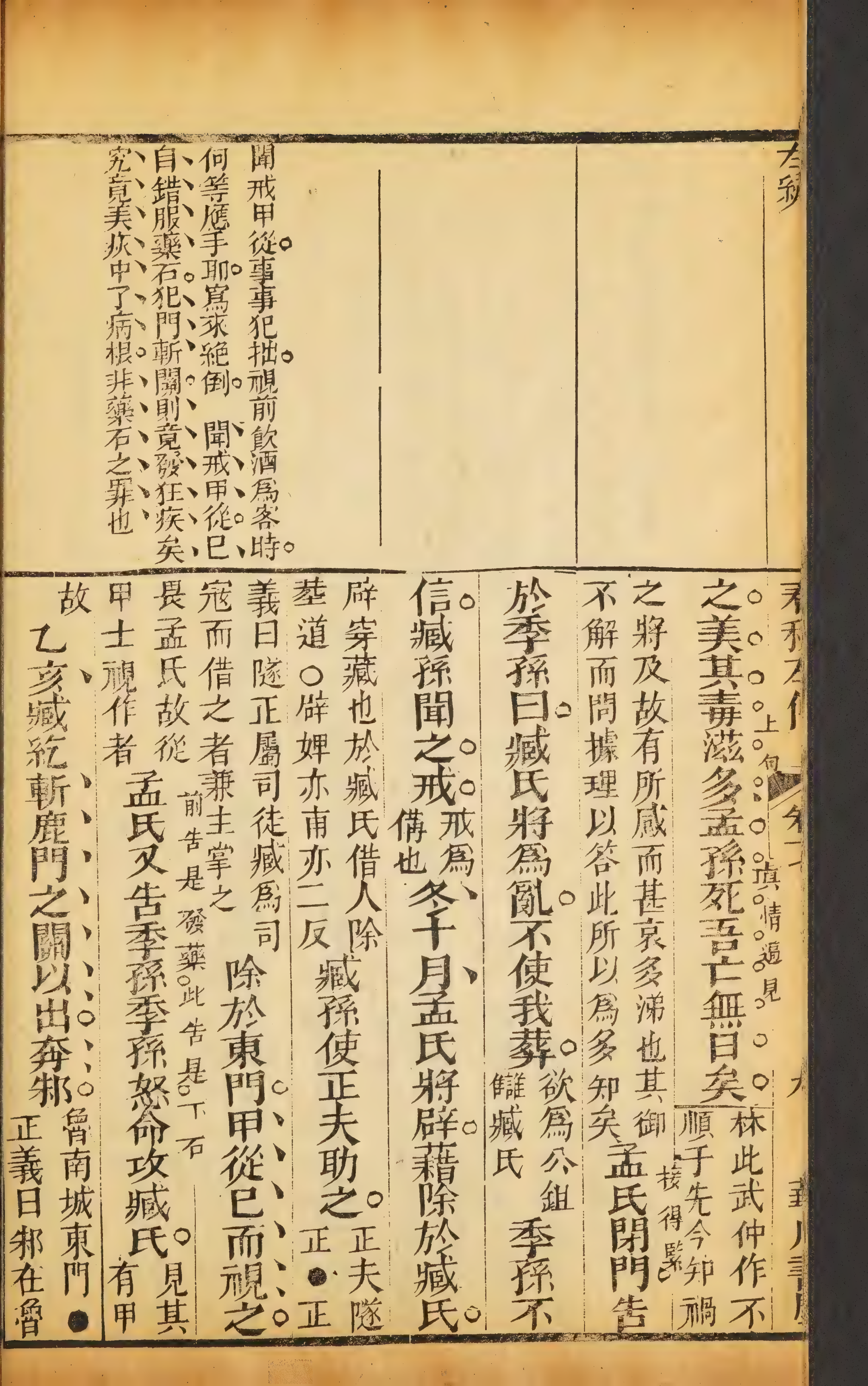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無辭以對）（季氏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般傚作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唐云所）

公鉏兩番機鋒字字尖穎有蜻蜓點水之妙然此是行文賓主映帶一定之法或責其以子諭父則失之矣

立羯下本可徑接閉門作難却嫌少停頓因叙入哭一番問答令情事紆曲有致亦借作束上起下其筆法與前二提句正同　細看此段不但為此處小小停頓承轉之妙實一篇之中權也蓋武仲若非季孫愛之前不出力為渠廢長立幼後自不至受盟犯門斬關故于事則臧孫為膽前顧後懊恨無窮于文則左氏為左顧右盼躊躇滿志　緊緊抱定擇處二句落筆亦自成一片段也

對非所問妙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結過二提疾字轉入正文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主句常志相順疾疢也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賓句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賓句愈已疾也●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與桓十三年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指鬬伯比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指大子夫獨無族姻乎指晉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指尹何等皆以所斥前人為夫也●按夫猶彼也音扶有作本音解者非疢



閘戒甲從事事犯拙視前飲酒爲客時何等應手耶寫來絕倒　閘戒甲從巳自錯服藥石犯門斬關則竟發狂疾矣究竟美疢中了病根非藥石之罪也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上句真情逼見）
林此武仲作不順于先今知禍　接得緊
之將及故有所感而甚哀多涕也其御不解而問據理以答此所以爲多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基道○辟婢亦反亦二反）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正義曰隧正屬司徒臧爲司寇而借之者兼主掌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前告是發藥○此告是下石）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甲士視作者畏孟氏故從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正義曰邾在魯

補叙臧孫出身并詳賈為立後全因廢立相類特特借作映襯史家因此及彼附叙甚多況事本連類乎眞天生妙事成此妙文者

東南出此門最便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　繼室以其姪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正義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同出俱嫁也據父言之子則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姨故從母昆弟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　紇本廢嫡立　立之　立為宣叔嗣　廢入故將行廢長立幼事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　龜出蔡地因以為名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遠祖廟為祧　近祖廟為宗　敢告不弔　不為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及不祀　言應有後　此反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請為先人立後　賈曰是家

一面告賈一面求告却將遂自爲也趂勢帶出手法最簡而捷

口口說智不足却仍舊處處使乘弄巧不但據防求後依然腹中鱗甲即國有人焉亦原是口吻雖黃蓋罪其跡而未誅其心也自要君之論定而紇始心折九京矣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 言以謂之亦以消出鑄宿憤也

請 賈使爲爲已請 此更輕便不比乃弟作事費力 遂自爲也 爲自爲請 臧孫如防 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 到此亦悔之晚矣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 爲其先人請也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

乃立臧爲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人泛指從行者林註防邑之人泥 其盟我乎 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 臧孫曰無辭 且自穩自心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 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

一路散散叙來歸了變作兩賓一主整整相對之筆勢闊排場文家最喜掉尾爲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　兩賓恰借應前半篇一主自收應後半篇篇法完密之至

唐錫周曰全篇節奏極其緊族至末忽出宕軼之句頓覺通體烟波縹渺

俞寧世曰夫君子處人家國之事正者未必即禍邪者未必即福李世勣請立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即由昭儀郭崇韜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崇韜者劉夫人也况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廼其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孫名外史盍魯　對曰盟東門氏也〔林〕十八年在宣公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亦立此官也　盟叔孫氏也〔林〕十六年在成公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謂譖公與季孟於晉　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到底護短亦以上兩項未免連自己有分也　題目現成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干亦犯也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到底受了孟孫的虧　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居猶與也○居音基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

不言之言意在言表作者以此說經後人亦須以此讀傳

孟子載華周杞梁云云此處兩人一同載甲夜入一同先遇賂盟自應同辭而對同獲而死文于華周獨詳其卻賂之詞于杞梁獨詳其卻弔之妻要是行文不欲犯復又不可偏枯故作此互見文法耳作史者大都不出此種剪裁會其意于言外可也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還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華周之對杞妻之辭都以兩意反復相應爲章法

有禮有調不但善哭矣

齊侯之毋亦羌疾也臧孫微沸羹吹冷虀矣

前後各有抑字一折卽借此相應作章法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卽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齊侯絕句一讀以見字絕句●按後說以齊侯向下爲長對曰多則多矣○○○○(林)戰功日多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爲少矣抑君似鼠夫

因近事之得失卻轉而斷其前事之失悟此文訣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無不如意史家評斷于美惡互見處又大都不出此種範圍、

唐錫周曰前篇並不置褒貶卻于此篇斷定有山鳴谷應之妙

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 ●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墻以爲穴者唯畏人故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何畏之有蓋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是畏

夫鼠今君竟兩兩對說惡作起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兵也寧將事之非人也

應似字

鼠如何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四字渾淪得妙子奪皆在其中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齊禍而不容於魯國謂能辟

似惜之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

貼事說 指心說

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 順事恕施也

〔經〕壬子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

議論文字問答亦取相配宣子問一不朽穆叔卻對兩層故于問處亦特將未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無傳○ 析大饑者一

徐伯鳴云 如晉本賀克欒氏 宣子所以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左繡

對頡拈出兩番來何謂是之謂一虛一實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一駁一解正相稱也

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突說三立是不朽祿大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世祿二字向是周旋語若從上古說來誰非黃炎之子孫其以世家爲獨步耶

驕也。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何。等不得。耶宣子曰昔匄之可謂透。透。華胄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堯爲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爲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唐曰陶唐氏說本正義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誇。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歸。重。在。此。句。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言已世爲興家穆

將舉一臧文仲亦似淺之乎不朽矣不知宣子太涉自誇幾不知天高地厚故只小小說一臧文仲以對之所以殺其驕矜之氣也下再將三不朽重作鋪排見天地之大有如許不朽而區區世祿不足當劍首一吷斯亦當爽然自失也已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局法與秦晉麻隧之戰同。

寓書自作一首妙文讀賄名雙起以下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一句掃倒）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針鋒相對）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見得我魯言宗亦非少遜者）

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提筆）二月鄭伯如（先插一筆）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亦先插）（寓寄）（而起老）曰子為晉國四也

左繡

中說先極論賄之不可有次極論名之不可無尚是分說生我浚我二語重將賄名串說見無賄方有名有賄即無名水更單就賄字以對針重幣又以無賄爲主也辭旨痛切而風調和平法言巽言兼而有之辭令之極則

兩聞字與後兩謂字相照所謂名也令德令名不平重在名字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耳一俞評德以勸君子名以動小人宜子品地在君子小人之間故兩路說來自然動聽亦佳

從賄說到貳從貳說到壞又以公室與吾子兩路夾說而注重宜子尤六點子字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矣

前後語意極其[illegible]喚中間却作寬緩之

鄭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一音妹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對壞字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筆疾徐相赴節奏最佳

暗煞名字用雙調明煞賄字用單調以譬喻作掉尾筆有餘妍悠然不盡

結出身字單指吾子說益不獨壞國以及家矣更進一步言下凜凜尤妙在只一語便住合之自思語多則反減生趣

無貳爾心遠至邇安等語當指此事而言至明年鄭入陳此行可謂一舉兩得矣

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二心所以濟令名 令名○與字妙耕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 併○重 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俊反 象有齒也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服虔讀焚爲僨言僵也正義曰象不焼死故訓爲斃 宜 應筆、二句、承上起下、 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 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徐上請音情●按周禮條狼氏註大夫爱命以出餘事專不復請亦音情也

此二節連讀既伐晉而懼聞將有晉師都步步爲弒公悅晉伏脈文子語承上起下不獨揹外寇并內奸亦暗照在內觀末特叙崔杼送師伐莒此踰墻之堅氷也楚如齊聘且請期齊如楚辭且乞師兩邊扎亂終歸無益而齊侯兵在其頸矣文字須通長讀若只就本文着解便不見得

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侵）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名舒鳩起本）（似鼠之訊信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

備甚。

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求御于鄭。鄭人卜可見此篇以宛射犬爲主兵凶戰危此何等事而以坐外食後之故頓忘部婁松柏之戒雖張輔驕倨可恨而取出摶人猶能自免否則與入楚師竟爲華元之續公孫之丞其與羊斟非人會得末減乎哉此卜吉時所不料也已此篇只寫一丞字太叔着意丁寧固明

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基漢書作丌如淳丌音基●古基作亓碁亦作朞丌郎古其字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令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一古洛反躒力狄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本總
知其亟而戒之也二子多般做作亦明知其亟而戲之也入不告出不待亟字正面作弄得暢快有趣曩志人今則怯亟字假意遮飾得輕巧入情到此纔認得公孫之亟大國不可恃部婁不可忽而人果無衆寡兩人幾爲一人所笄也只得笑而解之而領教多矣通體用筆極簡寫意極工左氏于極沒緊要事往往偏寫得神致如生以自娛娛天下後世游戲三昧即小題亦屬聖手也

踞轉鼓琴凡點兩遍特寫二子從容閒暇與亟者相映成趣也亦便以對綰兩頭爲章法矣妙極　以一筆寫兩面而面而皆活所以爲佳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口角含糊已藐視二子矣）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言在上者猶夫人耳無大小之異正義云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乃大夫我不下之語亦未肖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此言愈成其亟）部婁小阜松栢人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扶苟二反婁路口力侯二反　二子在幄坐射（此時射犬只不敢聲臨時矣幾變臉惡極）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幄於角反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寫出來不迭光景）　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

五點皆字不着一筆分寫其意只要脫出皆笑曰亟一句耳叙述最簡潔有法前後兩番往復鄂與裏射犬語在中間作主腦工整無以復過

王或菴曰二子負絶人技易激射犬以見已能事近戯非勝負所關然楚所以不敢犯晉者此舉未必非一助左氏爲二子寫照傳神毛髮皆動而先序大叔之言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已伏後案又曰部婁無松柏五字中孕奇毓幻萬象包羅

禽挾囚（○禽獲也　寫出傲倖）弗待而出（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此時才與他聲公孫才看得）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兄弟耶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一呀胡盧提得）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妙——強顏識判矣）（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忍屈○曩奴黨反鄉也怯去業反）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　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

無信人只好騙一遭處若輩只數語已足情理兼到之筆

只待其卒三字王者亦有此心却滿肚皮是以善養人伯者亦有此心却滿肚皮是以善服人君子小人皆以是觀之

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林〕告無叛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據周語為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文二年即位往年穀雒鬬壞其城故今歲為之城也

穆叔如周聘

程鄭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大旨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死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讎之者也理直而詞甚曲只是一意分作兩層說以順逆虛實爲轉換而已

程鄭亦悼公新政官人之一何遂如然明所譏看開手着一嬖字題得是兩截人物伏一篇議論之根矣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路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 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當作三句讀 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鬷蔑 鬷子公反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順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降階二字拆說有味 一虛 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言易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一實 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逆 言鄭

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正義曰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故知其將有亡釁惑疾而憂何休以善言不可出口難之非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復何怪乎● 言求降乃智人所爲非程鄭所及今問及此其將亡乎否則死也林註若不在程鄭之身其家將有出亡之釁若其不亡其必程鄭身有惑易喪志之疾一 何餅賛

經 癸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林 莊公弒弟 景公杵臼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辭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歸衛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報○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於葛反徐音謁(林)諸樊卒餘祭立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鄭也

此處公綽頗有料敵之智當自靜中得來然欲其折衝樽俎固非所及耳

先推其心後指其事必作兩層洗發此左氏之定例也

此篇傳崔杼弒君事前後夾敘許多死亡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敘中間斷格

凡分四截請第一截又分兩層前一層之原敘以娶棠姜為弒君因緣後一層是正敘以通棠姜為弒君把柄各以遂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綽徐本作卓音同昌若反不在病我單句必速歸何患焉雙句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正義曰楚僭王號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傳即因而言之猶鄭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

取之遂弑之對煞為段落第二截亦分兩層前一層是叙晏子不輕死亡以諸人死亡相陪作起訖後一層是叙晏子不輕盟歃以崔慶立公盟公作起訖兩節詳略相承各以社稷為眼目第三截亦分兩層前一層寫太史之死為守經後一層寫鮮虞之奔為達權與前諸人相似而不同與晏子又相反而適類末一截詳叙崔杼葬不成禮以了弑君一案正文蓋本傳自為首尾也前後叙事變幻中間議論精奇夫唯左公兩居其勝文必有案有斷今此文于齊莊之淫崔杼之逆諸人之死亡一槩不置襃貶而隱隱都評定于晏子口中結構奇絕

而美之。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為己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 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正義謚法遠義不克曰丁 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 史皆曰吉。阿崔子●正義曰史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吉以阿崔子服云皆二卦非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兌為少女是為妻也 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補正陸氏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也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

只是要

得意

遂取之莊公通焉兩句轉接甚緊卻不得連片讀取姜是先叙後東通姜是先領後叙一順一逆段落有法

崔子因是杜註因是怒公愚謂此是歇後語不連下欲弑公卻半句縮住而以間伐晉掎插于中也左氏叙法無變不備此亦其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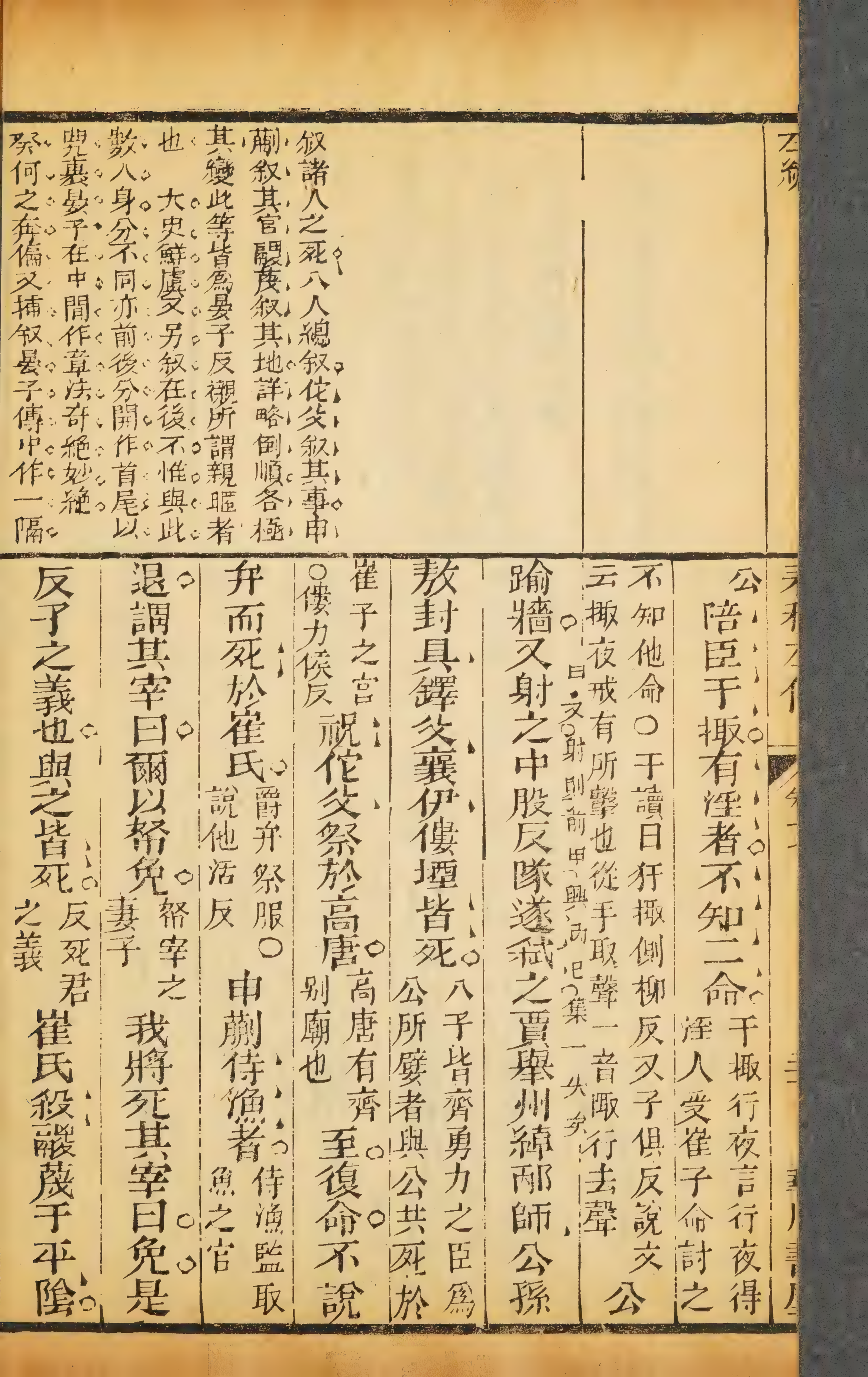
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蔾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只是要先夫當之矣公巳當此凶如後夫句寡婦曰嫠言棠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林數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賜冠與衷和恰作一對崔子其無冠乎作歎語絕倒人言雖不為崔子猶白應有冠林讓詞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二句當分兩

俞寧世曰三門字作眉目請盟請刃內有多少延挨或死或亡外有多少擾亂其實是一時事特門為之隔耳兩處敘寫而以閉門門啟關節妙絕

詳此見公死非為社稷為晏子語起本

半讀下四字乃借端上四字乃本旨

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伺公閒隙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此將來之北郭也 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崔子。問疾 遂從姜氏。得便○孫云崔將以姜餌公故借出 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也妙其月出之詩耶○伏八八之疑○照後門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林此所謂閒公也 啓 甲興。連寫三字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 請盟，弗許。請弗許出醜之極 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言崔于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



敘諸人之死八人總敘佗父敘其事申蒯敘其官鬷蔑敘其地詳略倒順各極其變此等皆為晏子反襯所謂親暱者也　大史鮮虞又另敘在後不惟與此數八身分不同亦前後分開作首尾以兜裹晏子在中間作章法奇絕妙絕癸何之奔偏又插敘晏子傳中作一隔

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讀曰扞掫側柳反又子侯反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一音陬行去聲）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僂力侯反）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于平陰

○日又射則前甲興丙巳集一失矣

合前後又以一死一亡相間而寫佈置
如繡壤相錯

此篇只出色寫一晏子語語有經有權
不隨不激前後紛紛死亡全不知有社
稷二字衆人之死死輕于鴻毛晏子之
不死死重于泰山兩兩相形眞所謂琬
琰之藉無過白茅也注意中權餘皆不
屑乃又一變格矣

前後多少人物事務無不歸根結穴于
此此眞常山寶符精神全在擊中變格
中第一首作意文字

極似以不死不亡陪不歸却不知全借
不歸形不死不亡故于不歸只用輕筆
一帶而以重筆透發不死不亡持論極
老着語極圓　死亡凡說三遍首是虛

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一○段○爲○而○來○ 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矣○出○奇○語○以○下○二○一○一○段○ 言已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說純是權○變○却○純○是○正○經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以歸 ○奇○在○又○不○歸○若○但○不○死○不○亡○夫○人○而○能○之○矣○ 既死何所歸也 ● 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 皆爲社稷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欲○藉○口○晏○子○者○請○熟○念○此○四○ 謂以公義死亡 向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不○曰○從○君○于○昏○雖○死○亦○鼠○首○之○狗○耳○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所○指○崔○杼○却○說○得○隱○躍○妙○甚○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說中是實說末併暗指崔杼說社稷凡說兩遍一是泛論其理一是切論其事道理雪亮而以夷猶澹蕩出之故是此公本色

有極呰晏子怕死杜撰一番議論掩飾當時耳目者愚謂若是怕死則逕歸耳何敢入哭盡哀使崔子聽或人之言亦與太史等矣況仰天而嘆陡易盟首直攖二凶之鋒尤非怕死者所能道隻字也論古人不設身處地爲贊爲譏都無是處

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林人謂崔子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既不必死又不必亡則亦何用歸也補正東山趙氏曰卽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巳股興三踊而出上文句句說開就裡放不觸崔杼之忌此晏子權足制好與下改盟一樣作用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所不與崔句連有

又試看一段英氣勃勃八而皆銓既不說不與亦不說竟與只是使他認不得又使他推不得無此機辯亦忠君利社稷不成

太史書曰云云遙接遂弑之陡將本傳正文一醒極起伏斷續之奇　他處或以叙作斷此獨以斷作叙奇絕

餘人是反襯晏子此則正襯晏子嗣書執簡未爲非也但晏子處此當別有道耳　須知晏子爲太史亦必書法不隱但不肯與私暱輩一樣束手就戮留此身爲社稷主持也後世如狄梁公得其旨矣

如上帝彼晏子獨處嘲勢已明明不亂崔慶矣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却又說得渾淪妙絕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 不漏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郎以書法作斷妙 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非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 必以 不死責晏子然則其弟與南史皆非耶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杼 南史氏齊史 云與前人官不見相耿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成之在外者 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 縛直轉反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 曰君昏不

特詳鮮虞語葢恐不能死者藉晏子為亡實也傳世之文道理定圓足無弊然又妙在知匿其暱仍借便照顧非其私暱一筆否則上三句直是罵晏子矣豈不自相矛盾耶作者細密如是

以上了私暱素未數語了君為社稷死口案一篇首尾都歸結晏子文內不知晏子為前後註脚前後為晏子註脚嘖妙至此乎莫可名言之矣 精神全聚中間首尾散敘置若不經意另一格也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語句法獨別 匿藏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弇於檢於廉二反 ○此等皆于寄傳中提醇正傳之法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眾無所用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耳 鮮虞頗有權術以比晏子則小巫大巫矣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 一便不懼眾便不可當周覷晏子兩番庭 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眾得用故不可當 變一耶衆助激射都在筆墨之外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翣 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翣所甲反 ● 正義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翣鄭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

男女以班本違自六正以下但晉侯亦須有分却又與宗器樂器用合不得故

布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天子八翣加龍翣二諸侯六翣黼翣黻翣畫翣各二大夫四翣而已 不蹕 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為社稷死者何至于此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正義曰下車麤惡之車非良車也服虔以為遣車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案葬用兵甲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北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 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 以弒莊公說晉也 ●劉炫云見晉雖既死今新君復從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崔杼帥來也 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 隰明之曾孫 男女以班 ●正義曰男女分別將以賂晉服謂示晉以恐懼服

左繡

提出作頭而以賂晉侯句插叙于中末以皆有賂總結兩賂字一順一倒對作章法不夜不複裁剪至佳

凡用賂未有若此之破費者不惟以莊公說實恐以篡弑討也止務求地可謂失之于晉取償于衛矣

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正義曰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皆有貨財之賂耳補正亦以男女之賂為非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正義曰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加之劉以齊殺君役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

此傳鄭入陳事見陳以不義見入而鄭以義安之。前從井堙木刊敘起不知當如何修怨讀至終篇種種出入意表痍殘王者之師

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畱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刊古于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閒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

極寫狼狽

兩奔墓與上宵字來

寫出苦惱

子展子產凡寫三遍第一遍總寫第二遍分而仍串第三遍則兩兩對寫末又暗用總結步步精細無一率筆

以許入以正歸此等舉動雖桓文何以加焉

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 扶子扶母 奔墓 亦相映處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徐音萬喪冠也 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 實獲之教也 於朝 纍自囚係以待命 子展執縶而見 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 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入數不將以歸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此公出手便自藹然可親

弭兵之盟成于向戌而實發于趙武兵其少弭兵可以弭呼應自然中分兩層前三句是弭兵之機事猶在人後三句是弭兵之理事全在已兩意相承而首尾以順提倒應爲章法小文無一字苟也　從齊新得政遞到知楚令尹又覇業一轉關處

衣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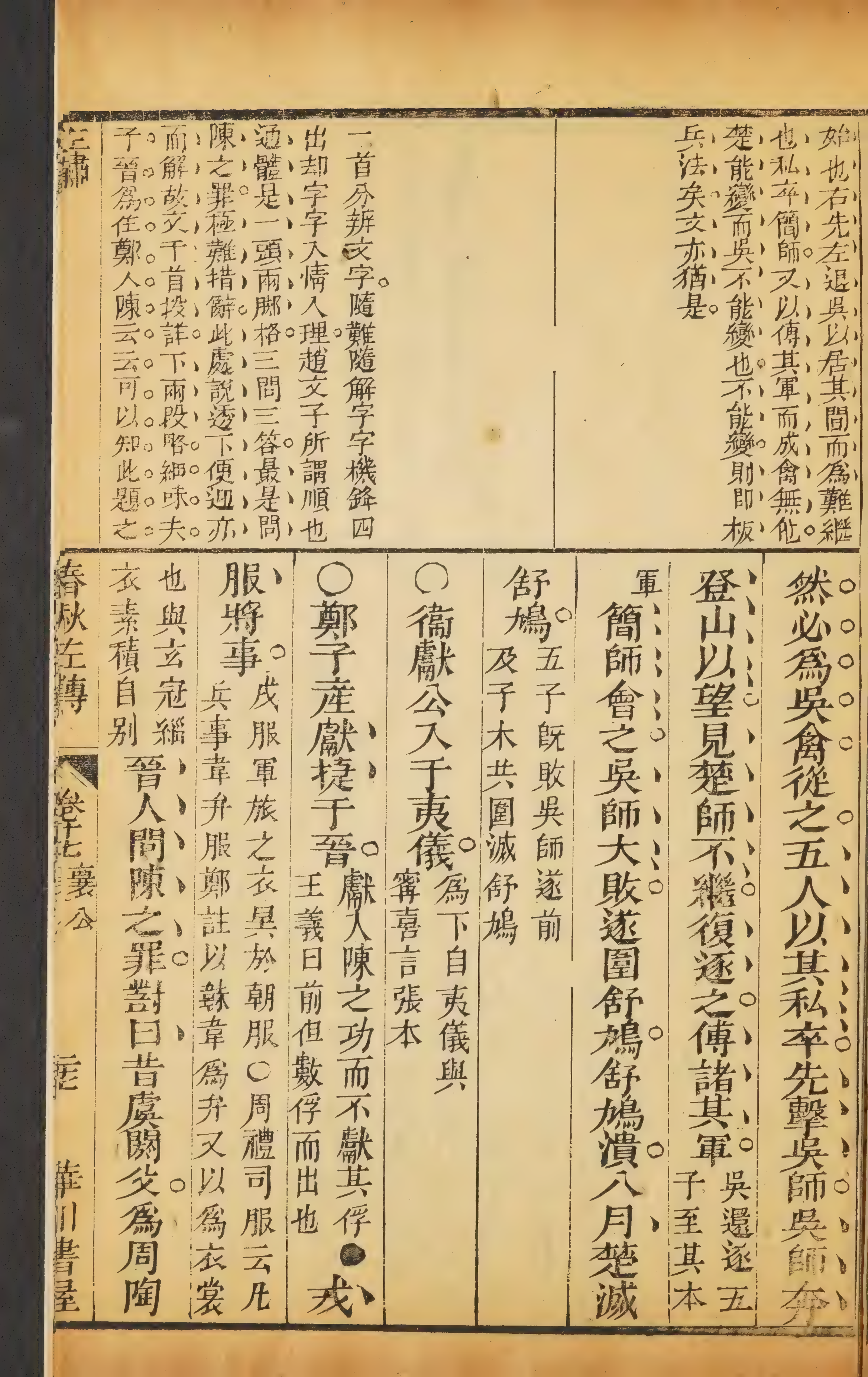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前已輕幣此則盡革不從前稗政也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弭亡氏反○令尹屈建○正義曰下文始言屈建爲令尹者因伐舒鳩追叙之其實遺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左氏叙戰大都略事詳謀否或略謀詳事此獨先謀後事整整詳爲兩邊章法適稱是一首平正文字

通篇兩頭叙中間議中段本與後段相連而隘乃禽也必爲吳禽起訖呼應却句句抱定首段是亦以中間貫兩頭兵法章法俱甚緊嚴也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郯之役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前固卒叛前年辭云待其卒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使楚首尾不能相居頤兩軍之間楚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虛水雨○墊方言云下也丁念反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



始也右先左退吳以居其間而爲難繼也私卒簡師又以傳其軍而成禽無他楚能變而吳不能變也不能變則即板兵法矣文亦猶是

一首分辨文字隨難隨解字字機鋒四出却字字入情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通體是一頭兩脚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極難措辭此處說透下便迎亦而解故文于首提詳下兩段略細味夫子晉爲任鄭人陳云云可以知此題之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衞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王義曰前但數俘而出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註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與玄冠緇衣素積自別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

着眼處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晉為伯而鄭入陳既侵其權又掠其功今戎服又觸其怒三番結責稍一縮恧便為所懾矣妙于段段偏從他為伯上攙隱來逗未獲成命愧之也大國數圻駁之也文公布命尊之也都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生鈍根人熟復此萬種逼會有青蓮湧其喎鏤。

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陶正 與閼父為武王陶正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 用儁調宕下便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正義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杜意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必言備耶又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為恪耳

則我周之自出 甥 至于今是賴 大德

首段從昔說到今前以三自人自出自立作奇偶文法後以兩我有往年之告有我東門之役作對舉文法皆于參差中着整齊非此便觔脉懈弛矣蒍表啟心知罪授手亦對語

陳罪只并堙木刊一語已了却從元女胡公遠遠說入便添得不可億逞一層偕多罪狀襯出東門之役十倍精神文以足言正在于此

言陳周之甥至今頼周德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惠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 惠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流移失所宜十一年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補正曰辰陵之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億度也逞盡也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 一云 我是以有

姻親
大惠 顛挫
唐云二十九字一氣貫下數陳之罪淋漓盡致
却尚留一半在下文真奇筆也

三段各答所問。陳罪二字分應。侵小戎服合應。亦略變處。三段以首段爲主。故次段罪字即跟上來。末段提字即繳首句。針線一絲不亂。看他各樣住法。先王王命字尤一篇主腦。侵小說得極平常。戎服說得極鄭重。三

○周到○○謂鄭伯稽首　爲○伯○者○何○辭以對晉○爲○伯○鄭○

往年之告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陳命則有我東

○人○陳○拿得定說得響○全在○此○數○語○○○○○○

前年陳從楚

門之役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

○○○回○應○曲○筆○○○○○○○○

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

唐○云○言○陳○已○自○知○其○罪○矣○妙○○　○此句已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

得勝勉強

○先破少字○

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

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林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

○次○破○侵字○

今大國多數圻

○爲○伯○者○更○何○說○之○辭○

三○問是奇偶法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問問得極兜搭三荅荅得極分明東里潤色之才左氏得之遂成千古妙文後世史才難得亦緣無此等妙語爲之憑藉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豈止爲一人一事致嘆乎哉

又云古地步妙

君武莊爲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爲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發是爲伯者祖代傳晉文問口不得）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壓倒元帥矣）（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今云乃者難之之辭若鄭無辭晉且問罪也）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足將住反又如字（林）人之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趣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四句泛說）

極贊文辭之功却不叫人逞辭盖唯慎辭而辭始順也自是夫子教人修辭大旨

兩事平提下作兩層分應中以量入修賦作承上轉下之筆而車馬等即跟賦字說落以事本一串故分應處用遥不用對也典制之文專作此等筆意其體裁固有所愛之也已

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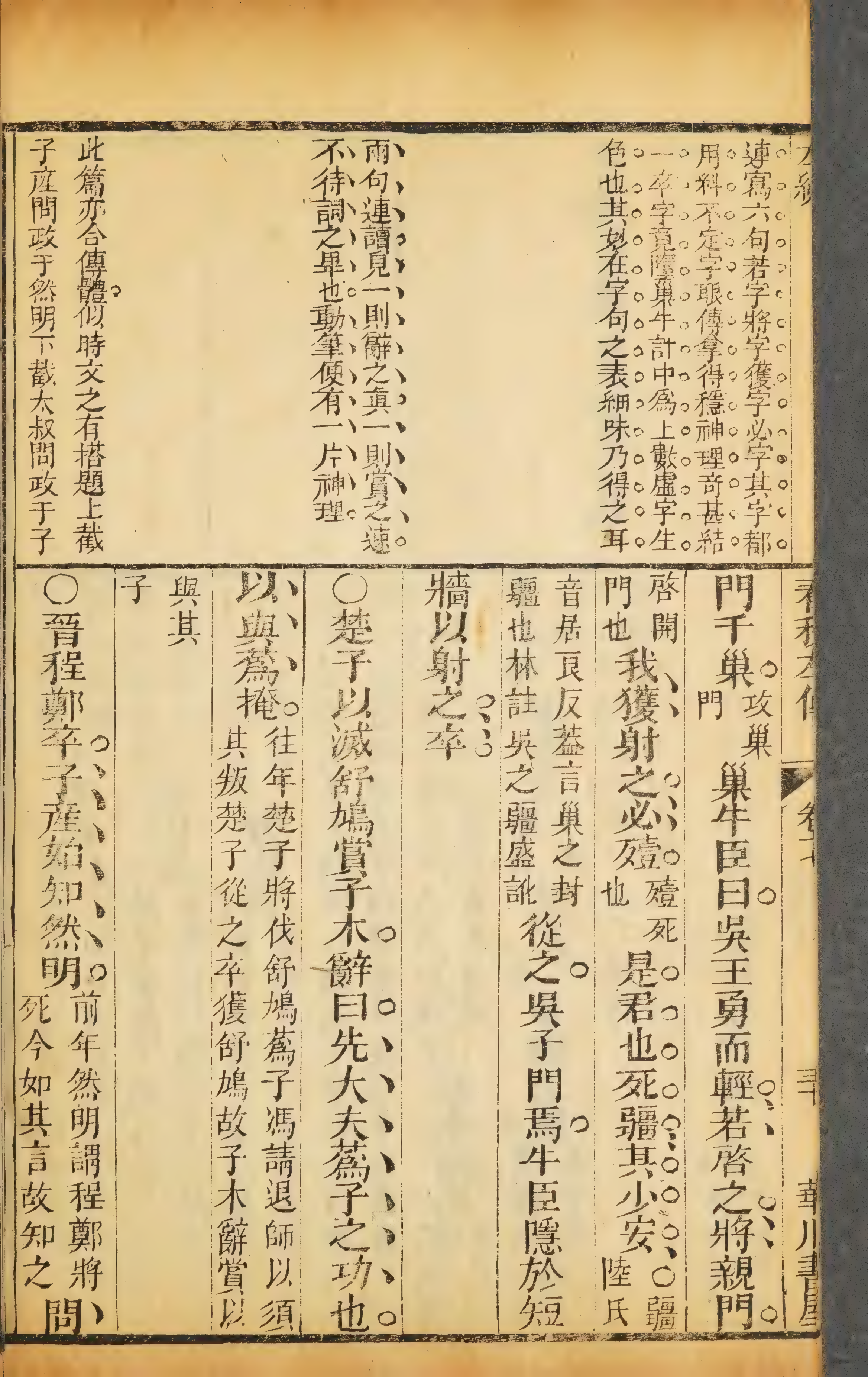
結出一篇眼目

○楚蔿掩爲司馬○蔿子馮之子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埆音覺○賈逵云淳鹹也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從西省象鹽形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孫毓註砂礫之田也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又如

兩句起○一句轉○一句結○應章法樸老○

字尚書傳停水曰豬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町徒頂反說文田踐處曰町 牧隰皋 ○隰皋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正義曰詩鶴鳴于九皋毛鄭皆以皋爲澤之坎是爲水厓也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正義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 量入修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 車兵甲士 徒兵 步卒 甲楯之數 ○使器杖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在二十四年也



門于巢。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 我獲射之。必殪。殪死 是君也死。彊其少安。陸氏音居良反。蓋言巢之封彊也。林註吳之彊盛訛 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

本綫連寫六句。若字將字獲字必字其字都用料不定字。眼傳拿得穩。神理奇甚。結一卒字。竟隱括巢牛計中。為上數虛字生色也。其妙在字句之表。細味乃得之耳

兩句連讀。見一則辭之真。一則賞之速。不待詞之畢也。動筆便有一片神理。

此篇亦合傳體。似時文之有搭題。上截子產問政于然明。下截太叔問政于子

座上兩如字下兩如字相對上心字下思字相映中間而截交接以善然明告太叔作轉接逼篇以子産爲主蓋對叙而側重者也　其妙尤在中間轉遞處圓飲無迹

上兩如字一長一短兩平說下兩如字一順一倒回環說　下半政字提起分出思行兩項思要成其行行要無越思兩者都比之于農而上則先比方而後立說下則先正說而後比方恰好正意挨運在中間比方分縮在兩頭絕妙章法

此一首長太息文字烏乎起可哀結字字傳摘局頓足之神

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烏雀也。○俞云後時論寬猛本須從此二句求 ●鸇一居延反 先透下截二筆照綴有法 子産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然明貌顔所謂獸面人心者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孫云然明論政之大略子産則致其精詳 久而行之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 如農之有畔 言有次 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簡括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儀也 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

本節

通篇作兩截讀先虛說一遍再實說一遍中間君子之行云云另用空筆挈起兩引書詩乃承上轉下交章信噸處也

開口卽引詩执以議論行之又一引詩變調

實說用比喻亦作兩番洗發而君定棋字前順後逆總不使一直筆

前可乎不可一逋說後免乎不免兩番說亦緊對處

喻寧世曰置君不定不服則新君怨之勝則舊君將之彼此罪也思其終言求

者寗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寗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詩作閱容也●皇詩作遑暇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今蔡仲之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對定字一人以喩君今寗子視君不如奕棋妙喩解頤奕圍棋也●正義曰說文奕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孰氏云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按落奕卽絡繹丹古棋字其何以免乎喩言棋君比奕言廢君比奕○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棋君亦贅矣哉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應

爲可成思其復言求爲可繼有兩意

起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楚明年衛獻歸國二十

七年果

殺甯喜





